

年

卷

期

4

4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第 四 卷 第 四 期





家用分配圖

## 留一成作儲蓄

處此生活程度日高之秋。家用非有預算。即易逾額。入不敷出。常有其事。請君試閱上圖。當知用度分配之得宜。以歲入之一成作為儲蓄。實為最經濟之辦法。我國民如能養成此種良好習慣。吾國不富而自富矣。

▲章程函索即寄

鹽業 中南  
金城 大陸 **銀行儲蓄會**

會所

天津法界廿一號路六十三號  
上海漢口路三三號  
漢口俄界瑪琳街四十五號

代理所各地 鹽業 中南  
金城 大陸 **銀行**





# 小 說 世 界

第 四 卷 第 四 期 目 錄

恐 懼

故 鄉

克 路 特

博 場 婦

母 親

巴 忒 南 律 師

心 上 的 創 痕

西 方 釋 夢 錄

萬 能 術

密 倫 尊 長

金 錢 教 育

古 香 室 諺 語 考

五 優 城

司 茄 與 幫 克 的 談 話

老 厭 物

不 堪 回 首

空 針

胡 寄 塵

楊 小 仲

周 香 民

無 我

錢 起 八

江 顯 之

敦 父

蔣 春 木

卓 呆

余 子 長

張 碧 梧

章 梅 魂

石 農

徐 韻 清

張 枕 綠

文 炎

南 海 馮 六

◀ 本 期 附 贈 民 衆 文 學 小 本 ▶

封 面 風 景 爲 江

西 廬 山 瀑 布

特 製 插 圖 題 名

〔 海 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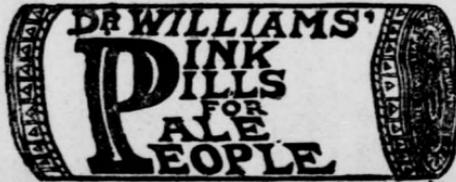
醫士張玉峯及其之眷屬

醫士張玉峯家中之經驗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足資研究者即其藥品之功力對於老幼有別故而均極相宜也即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及小兒靈藥也東三省海城張玉峯醫士之證書足為確據矣張醫士之靈藥小影刊登於上海彼會行醫賣藥二十餘載屢用紅丸以治自己之疾病其來函云鄙人素稟虛弱操勞過度以致心跳虛煩仲忱惚不飲食尤難成寐服中藥罔見功效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九諸恙悉去醫食紅色補丸體強精長神清爽其時身強體健子國棟年十歲身強體健弱形消瘦且有一驚悸健忘等患亦與紅色補丸健加後身體清爽矣次飲食靈敏壯非就覺神清難年三壯非就覺神清難病服三妻皆有夜難安之症安寧全家紅補丸之功且大哉鄙人向有三小兒年纔三歲服用紅補丸後片治好腹痛膨脹肌瘦等症由是觀之韋廉士醫生藥局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均有一瓶中國大洋六角每六瓶三元郵力均有在內也



嬰孩自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家庭衛生小書奉送

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 恐 慌

胡寄塵

大概在六七年前的時候。我正是在上海一家日報館裏擔任編輯的職務。這時候上海忽然鬧着金融恐慌的風潮。有家著名的東方銀行。忽然倒閉了。又連帶倒閉兩三家大錢莊。於是上海金融界便起了絕大的風潮。這天日報上的本埠新聞欄。差不多四分之一。都是記載這一件事。

這天早上。我剛剛從床上爬起身來。那送報人已將當天的報紙送來了。他人要在今天早上讀了報才知道東方銀行倒閉的消息。但是我在昨天夜裏已知道了。所以今天拿着報紙。還沒有打開來。早知這本埠新聞欄內已登

了一條惹人注意的消息。我正在拿着一份報慢慢的打開來看的時候。忽然用人報道有客來訪。我接着他的名片看時。那是金問梅三字。他便是我的好朋友。前天晚上他還請我喫大菜。坐汽車。我謝絕了他沒有去。或者他因為我沒有去。所以今天來訪我麼。我一面丟了報紙。一面請他往書房裏來相見。

他才走進來。我便嚇了一跳。只見他臉上白得沒有血色。如失了魂一般。兩粒眼珠呆登登的望着我。現出一種可怕可悲的樣子。沈默了半晌。一句話也不說。我反被他弄呆了。因為我不知他爲甚麼變了這一付樣子。倘然不是

他先拿個名片給我時。我簡直不認識他。便是金問梅。前三五的金問梅。是何等的活潑。何等的有精神。爲甚麼今天竟變成這個樣子。

我正在沈默無言的時候。忽然聽見金問梅發言道。朋友。你在報館裏辦事。你所知道的消息應該確實。我道。甚麼事。金問梅接着問道。東方銀行是真的倒閉了麼。我正待答道。自然是真的。難道還是謠言麼。但是這句話還沒有說出來。禁不起金問梅又道。恐怕是謠言罷。我聞言不便置答。金問梅又道。真的麼。倘然真的。我便該死了。我當時聞言會意。反問道。你有存款在東方麼。問梅搖搖頭道。不消說。喫飯的本錢。連根被他拔去了。說着。呆呆的望着我。不轉瞬。嘴巴角掀得開開的。做出一付哭容來。令人見了。實在難過。我慢慢的問道。數目大不大。有多少呢。問梅無言。伸了四個指頭。我知道他是四十萬。我心裏暗想道。東方銀行倒了。那個不知道是一件實事。謠言不謠言。真不成問題。但是金問梅還要拿電話來問我。他簡直是瘋了。

還在那裏作萬一是謠言的希望。

我想到這裏。便有話回答他了。說道。朋友。你放心罷。這樣的一家大銀行。那裏會立刻便倒閉呢。或者……或者是報館裏的訪事人弄錯了罷。你往銀行裏去看過麼。問梅道。我已差汽車夫往銀行那邊去望望。早晨出去。現在還沒有回來。我坐在家裏悶極了。所以往這裏來打聽消息。汽車夫出去了。汽車也沒得坐。我是坐黃包車來的。我六七年來沒坐過黃包車。今天是第一次哩。金問梅說到這裏。神色漸漸的平了。料想他的恐慌。已經減少一些。我知道他一定是聽見我那安慰他的話。所以他真個放心。但是這件事終是瞞不過去的。怎樣好呢。

正在這時。忽聽見電話的鈴聲一陣子響。我忙去聽電話。又是一個朋友向我來打聽東方銀行消息的。我當着金問梅的面。不好說東方銀行確是倒閉了。只好含糊糊糊的回答了他幾句。將那電話機往鉤子上一掛。便算完了。

一個電話才去。第二個電話又來了。不消說也是爲着這件事。打電話的是一個親戚。他問我說東方的鈔票能不能用。我說。人家給你。你不要收。那親戚道。不是不是。我家裏藏了東方鈔票二千元。沒危險麼。我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不能保險。我們兩人在電機中談話。金問梅只能聽見我的話。聽不見那方面的話。所以我們所談的話。他還沒有完全明白。他還呆登登坐在那裏癡想。希望報紙上的話。萬一不確。

他老坐在這裏不走。我很是耽心。然也不便催他走。又萬不能讓他知道真確的消息。倘然真確的消息一傳進他的耳朵裏。他便立刻要發瘋了。正在這時候。那電話的鈴聲又響起來。我去聽着。又是第三個來打聽這個消息。我覺得可厭極了。然這也可見得一般人的恐慌。因這事而起恐慌的人真多。不止是金問梅一個哩。

第三次電話才去。第四次電話又來了。這次電話。乃是金問梅的汽車夫從金問梅家裏打來的。先問過問梅在這

裏麼。再說已往東方銀行那邊去過。東方銀行確是關了門。叫我轉告問梅。但是我聽了這句話。怎敢老老實實的對問梅說呢。這時候我也弄得恐慌起來了。我不是爲着有存款在東方而恐慌。我不是爲着家裏有東方鈔票而恐慌。乃是爲着金問梅將要發瘋而恐慌。

金問梅乃是我的朋友。聽見他遭了這樣意外的損失。怎得不替他歎息呢。却是在他面前。又不敢說甚麼。抬頭看看金問梅。只見他還是呆登登的在那裏癡想。希望報紙上的話是謠言。唉。他真可憐。

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人。冒冒失失衝入我的書房裏來。叫了我一聲。便開口說話。我連忙抬頭看他。不是他人。正是阿富。阿富當年在我家做過多年的用人。如今在東方銀行裏做茶房。我一見他來。知道不妙。差不多他說出來的第一句話。便是金問梅的致命傷。在這危急萬分的時候。我正待喝住他。叫他不許作聲。誰知已來不及。他已衝口說道。先生。東方銀行倒閉了。我沒有事了。請你替我找

找事罷。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金問梅急急的問道。甚麼。甚麼。真個倒了麼。只說了這幾句。便也再說不出下文。面色灰白。眼角望上吊。坐在椅子上。已支持不住。慢慢的望地下臥下去。待睡到地板上時。人已暈死了。

我們慌了。七手八脚的。將他扶了起來。一面叫了馬車。將他送往醫院裏去。一面打電話報告他的家族。他家人聞信。登時起了大恐慌。不到片刻。他的夫人和兒子。坐了汽車。哭到醫院裏來。後來金問梅雖然沒有性命之虞。但是已變成瘋子。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當時阿富送過金問梅

到了醫院裏。仍舊回到我家中。慢慢地託我替他找生意。他雖然因此失了業。他却毫不介意。沒有絲毫恐慌的神色。慢慢的說道。東方銀行。真害人。像這金先生一樣起恐慌的。不知多少哩。但是和我們毫無關係。我們憑着一雙手替人家做茶房。他關了門。往別家去就是了。至多間了一兩個月。休息休息也好。銀行中沒有我一文存款。我身邊沒有一張東方的鈔票。怕甚麼呢。我當時親見了金問梅的那付情形。又聽了阿福的話。恍然有所感觸。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完)



### 新發現之藥水——拉福祿

爲一種治癬最靈之藥劑用以洗除一切皮膚上之惡病也此藥已得數百種病狀不同之治愈證只須用數滴滴於患處癬疥卽不復存在矣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 CHINESE TRANSLATION

Printed &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LTD.

### 商 務 印 書 館

#### 續 售 短 期 預 約

此書正待發行  
適遭訴訟輾轉  
數月各界欲購  
不能責難紛至  
敝館非常愧疚  
茲案已了結前  
訂預約諸君均  
可如期取書  
館為酬答 惠  
顧諸君盛意特  
再續售短期預  
約簡章如下

英漢  
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 (一) 此項續售預約  
書價仍收每部  
大洋十七元一  
次收足 運費  
亦仍照舊例
- (二) 此項續售預約  
以十二年陽曆  
十一月底截止  
准於十二年陽  
曆十二月底出  
書

高 等 國 貨

#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故鄉

楊小仲

馬志驥將軍，在兩次大戰，得了特殊功勳之後，忽然解職。別人都奇訝這賞罰的不公；而馬將軍却並沒有一次表白他的不滿意。他回到故鄉，安然度他的安閒日子。三年之後，他和幾個老友談話，偶然提起數年前的事——他在軍隊中解職的原因。

以下所記的，就是他當時敘述的話。

我從低級軍官，受了十數年的辛苦困難，後來在第一次大戰，陞作了團長。又經過好些年，國內又興了戰爭，我在前敵一年，得了陞為旅長的機會。這時候，我受了功名利祿的誘惑；志高氣揚，不可一世，貪慾的火焰，正熱烈的勃興。

英雄完全是時勢造成的；亂世方才顯出奇材，我們軍人，如果永久伏處在和平的時代，我們還有什麼升擢的希望。在這一年，南北又起了大戰，我有歷來的戰績，得了長官的賞識，當了左翼的先鋒隊。這一次戰爭，我很覺得有些把握；我相信我的戰略，可以克服敵方。戰鬪開始，我軍很是順利，功名的迷夢，緊迫的縈繞在我的思念裏。我預備在凱旋歌聲裏，接受那榮耀的勳章。

轉輾經過了幾個城池，後來到了這裏，使我一向埋沒在昏天黑地戰爭生活當中的聰明理知；驟然受了刺激，搖動了我平素的意旨，這裏就是現在住的地方——我們的故鄉。

我的軍隊包圍了這座城，斷絕了內外交通，城內的敵人，經數次鉅創之後，已經沒有反攻的能力。但亦不甘於降服，照情勢，自然是不免要經過一次大戰了。我們乘數勝之威，兵精糧足，這彈丸的小城，怎樣能够當得住攻擊。這邊，城門終日緊閉着，顯出淒慘的景象；城頭上插着帶了灰暗色的旗幟，臨了風顫抖，城邊下偶然發出巡哨的槍聲，和幾個守衛的兵士。除外祇是靜悄悄的，輕微的風，送來城內的人聲，空間飄浮了炊飯的餘烟。

這是仲夏的時季；日光炙在皮膚上，覺着發熱，森林正是茂盛而葱翠。滿地青草，間着紅色的小花。稻秧插在田畝裏，青碧得可愛。浮雲在碧空中舒緩的行動。太平的氣象，絲毫不爲人與人相殺的穢氣沾染。

我軍的宗旨是攻打這城，但這是我的故鄉；於是使我躊躇了。我當追襲敵人到這裏時候，我可以不費力而得到這個城；我毅然下令，剗住了軍隊，不再追擊，當時使敵人——故鄉的護衛者——深深的覺得訝異了。

這天我心中起了無數的波瀾，一波一波的把我的思潮回溯到已往的童年時代。我對於關係密切的故鄉，更引起深摯的感情，我想往城裏去看察一次，重踐已往的影蹟。但我這時是全城的公敵；是執行死刑的槍子手，抱着吞滅全城的野心，是殘忍狠毒的魔鬼。他們決然不承認我是和他們一般的在這裏生長成人，決不願引我是他們的同鄉，我想到遭他們詛咒痛恨的地方；我心裏不住的震蕩，耳根邊發熱。

我自十四歲，就隨了父親往別處去，直到現在三十多年，自然沒有人曉得我這麼一個人了。我自見了久別的故鄉，却把我的思慮，一齊攪亂了；後又收束起來，重又一絲絲的像抽繭絲般一重重纏縛了週身。末後我決計不願意使我的故鄉，毀滅在牠產生的人的手裏。

這夜我在營幕前面散步。明亮的月，懸在天空，稀疏的亮晶晶燦動的星環繞着，微照了曠野。涼風微微地拂着身上發爽，將士和兵卒很勤勞的從事他們的職務，遠

望這所城的小黑影，沉浸在清靜的空氣中，這時我頓然厭惡我的生活了。

懸掛空間的月亮依然和三十年前一般，我憶起一件終身不忘的事。那年我才十歲，左鄰山上的強盜，打進了城門，搶擄那些有錢人家。知縣亦給他們捉了去，還放火燒屋，連長毛亂亦沒有這般的利害。我們全家都搬到船上，連夜開出了城，停在東村河邊。那夜月光射進船艙裏，分外的明亮，我受了驚嚇病了，躺在牀上。母親坐在牀沿邊，用手拍着我的胸脯，又用小匙舀了水倒在我的口裏。父親坐在船頭上，吸着旱烟，時時嘆氣說：「無家可歸了！」母親嘆氣說：「我們比起那殺了老子，丟了兒子的人家，已經是好得多了呵！」

這是一件多麼淒愴可憐的事。現在要輪到我身上，創這般禍亂；使這些人受他曾經遭遇的悲慘事情，我心中覺得不忍。——這亦是奇怪；平日以殺人為志願的，遇見了故鄉，就軟化了，人真是完全自私自利的呵。

第二天，參謀官來說，為什麼不立刻攻下這城。我回答，沒有曉得城內的虛實，不能輕進，這天我軍放了幾個很重要的砲。

我憶起在私塾裏讀書，那些朋友們，不知道是什麼情形了。他們再不料以前的小朋友，現在架了砲來轟他們了。那班老年的人，想必不致於聽見這個砲聲了。親戚故舊，真是不少；以前原是很相愛的，忽然給了他們這些驚嚇，心中真有些不安。我終日心裏不寧，前後的思索，我失了主持自己的心。

又下一天，幾個軍官和參謀官都坐催着說，這樣的按兵不動；坐失機會，等到敵人後援齊集，我們就要失去這個用兵的重地。我實在沒有一句妥善的話回答他們；我僅僅地說，這是另一種形勢，與你們所說的，不相符合。他們又和我辨論，他們實在不知道馬將軍的原籍啊！

這天，我除了侍役，不接見一個人。我想正像立在歧路的道口；不前進就要回去。在事實上，沒有退回的道理。軍

合是何等的森嚴，我怎麼能反抗；這班依恃戰鬪增高自己地位的軍官們，又這般的逼迫，使我沒有迴護的方法。我感到無上的困難，我非但不願故鄉在我手裏毀滅；亦不願別人在我的眼裏毀滅我的故鄉。但我怎樣能完成我的志願？後來我決計以延宕為方法。延宕下去，城裏可以以有充分的預備，可以集合援兵，或者可以因為兵力的相等，我軍改變戰略，故鄉因此可得安全。

下午接到大本營的電報，詢問軍情。我回答現在到了這裏，餘外的概不提及。有人來報告，軍友們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傍晚他們又來請我下令，即刻攻城，我藉詞推託了，他們非常的不滿意。

明天的午時，大本營又來了電報，詞句嚴厲；顯然是責備的意思，限我兩天之內，攻下這城。這時我已得了報告，軍官們有電報給大本營，訴說我的行為。事情更趨嚴重了；我本不難一走了之。但恐怕因此不能完成我的宗旨，

我回復大本營一個電報，略微申辯，我說：「探得城裏有很厚的兵力，所以不敢輕動。」

明日，開到一支軍隊，監視我的行動。同時得到了消息，敵方增加了大兵，準備反攻。我被他們軟禁了，受他們檢查，並無犯罪的行為。但是貽誤軍機，亦有應得的罪名，因為歷來的功績，僅給了個輕的處分。就是斥革官職，不再敘用。

我於是脫離了二十多年的軍籍。

果然；我軍改變戰策，改攻為守，把重兵移向別方。不到二月，和議成，故鄉安然保全。

這次，我心中的愉快歡樂，勝於以前在凱歌聲裏接受勳章；勳章，是給別人看的；虛榮的。這個是天良的慰藉；靈魂的福音。

但是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這事的原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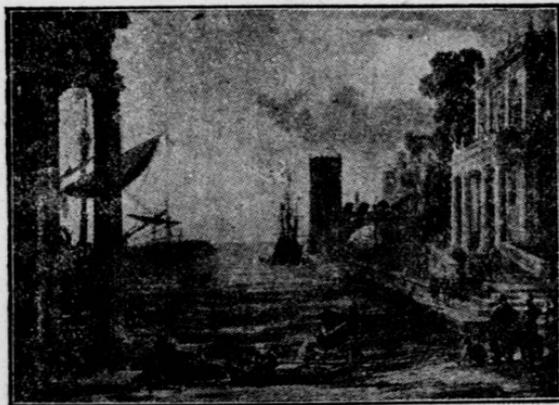
(完)

# 世界名畫家小傳 克路特

克路特法國人。一千六百年生於香賓。當他幼年的時候。他的父母已經亡了。所以家中的境况。很是淒涼。不得不去尋了一個職務。聊以餬口。他最早的生涯。傳說不同。有

每逢閒暇的時候。常常教他描寫畫作。一直到了二十五歲的當兒。才出外去旅行。到了芬尼司住了一些時候。那裏風景的幽雅。和美術的高尚。使得他非常愉快。後來越

一說。他是做糕餅司的徒弟。後來跟着糕餅司和幾個美術家到羅馬去了。又有一說。他因為尋他的兄弟到弗利蒲格。他就在那裏學習雕刻。後來有個親戚。做花編商的。要往羅馬去。就和他同去。照此兩說。克路特是到過羅馬的了。其實他當初是投入亞考斯廳奴的家內。亞考斯廳奴是個柏拉喬的風景畫家。他在他家內服務。很是勤奮。所以他的主人非常鍾愛他。



作特路克

所 船 停 王 女 巴 示

過窩日山脈。仍舊回到他的本地方。他離了此處。已有數年。不覺回憶了幼時的境象。好不快樂。但他沒住了多久。就往能賽去了。那時能賽是美術的中心點。由一個親戚把他薦到掘路脫那裏。掘路脫對於美術上很佔了一些勢力。他就在那裏幫助他裝飾教堂。待合同滿後。才往羅馬去。但他到了馬賽爾斯等待船隻。忽然病起來了。所有的財物。都被賊盜偷個空空。好在他尋了一個故主。把

他賣了些畫作。所以他的行程依舊繼續下去。竟被他達到羅馬。他到了羅馬之後。即去研究顏色的著法。光線的暗明。以及風景畫上的問題。無不精益求精。很悟其中的奧妙。後來專是把他的故主。描寫畫作。到了幾年之後。他的畫作非常奇妙。名聲四溢。於是英國法國西班牙都到他這裏來定畫了。他畫海港的風景。異常美麗。要算他生平的傑作了。他到了這般著名。自然有那班盜襲家。描他的作法。冒他的名。以沽善價。一千六百五十年。他曾畫了一部畫譜。可有二百餘幅。每幅上面。都簽了他的名字。

防他人抄襲。後來他死之後。這部畫給與他的家內一個少女。少女死後。又傳了伊的子孫。過了一些時候。落於法國珠寶商的手裏。買在荷蘭。後又為代芬細亞的公爵所有。現今還有些在各處美術陳列館裏頭。他一生的光陰。差不多都是消磨畫中。未嘗間斷過的。不過後來所畫的畫。不若曩時所繪的鮮豔。到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死於羅馬。葬在孟叮教堂。後來法國人把他的遺骸。運回巴黎埋葬。

### △不貼郵票

卓 呆

很節儉的父親 對將動身的兒子說 你到了那邊 也不必寄信回來 花費什麼郵費 兒子道  
那麼信上不貼郵票好了

### △二年前

打獵人問道 這條路上 有一頭兔子趕來 你聽見麼 農人道 聽見的 打獵人說 在什麼時候 農人道 大約在二年前

# 飛而生



飛而生是殺蟲的利器  
也是人類熱天的保鏢  
有一飛而生全家熱天  
的安寧就有恃無恐了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遠東總經理  
上海仁記路二十五號  
永利洋行

#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漢口路十三號  
 噉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信中公分經理



美國  
 珂路綽公司製造



## 博場婦

無我女士

一所高大的宅子，朱門洞開，那金色的門鎖，映着碗大的電燈，閃爍爭光，顯出一派尊嚴的氣象。門外汽車，馬車，雁行似的列着。這時魚更三躍，那疲倦的車夫，一箇箇身入黑甜，預備等到天明，再載着他們主人回去。獨有那貪涼不睡的鄰家，不免心裏懷疑道：「這幾天不是大總統已經跑了嗎？許多議員們，也在北京拿了五百塊，又跑到天津去拿二份，再等着人去勸他回來嗎？難道還有甚麼關於政治的祕密會議不成，爲何這時候隔壁的人還不散呢？」想到這裏，不由動了好奇心，於是夫婦倆抬了張椅子，到牆頭上去窺探。祇見黑壓壓聚了滿屋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醜的，俊的，瘦的，胖的，形狀不一。三張大菜桌，拼成長形，大家圍桌而坐，還有來遲了站在後面的。

原來是個大賭局，正在賭那青龍白虎的四門攞呢。只聽莊家提高了嗓子喊道：「開了，開了！」便登時人聲紛起，亂嚷着「么——四——二——三」這是賭徒的習慣，各人抱了一種希望心，照着他所猜度而壓錢的數目來混叫，好像可以臨時移轉那骰子似的，幾秒鐘以後，又漸漸的沉寂了。但聽得低聲說道：「兩顆六，一顆二，十四點」這壁笑容可掬的道：「我的孤丁，大頭，又全着了。」那壁垂頭喪氣的，自怨自艾道：「我本疑心是三白虎的二，怎麼又挪到三上去了，真又倒霉，哦！原來還是小路八仙的二，我怎的糊塗了。」這人們的面上有喜，有憂，有幸，有悔，有盛氣勃勃的，有皇皇無主的，煞是好看。還有映到那鄰家夫婦眼簾，最奇特而有趣味的幾件事，就是有幾位婦女，大約

鴉片癮很深，一面顧着過賭癮，一面還要顧着烟癮，又不肯顧此失彼，來辜負了千金一刻的良宵。於是移燈就棹，吞雲吐霧起來，還有一位少婦，年齡約在廿餘，苗條的身材，鵝蛋形的面龐，加以金裝玉裹，更覺富麗非常。仔細替她查點起來，合計兩隻手戴了六隻鐲子，七個戒指，大粒的鑽石，精圓的珍珠，玻綠的翡翠，已經耀得人眼花。還有什麼頸鍊，押髮之類，不能盡述，祇見她始而大贏，面前紅綠的牙籤，堆了不少，繼而大輸，本錢罄盡，便憤然作色，把手上的鐲子退下兩隻，向莊家押錢，預備恢復。誰知越氣越輸，越輸越氣，不到兩個鐘頭，弄得手空頭禿，髮亂顏枯，生把個嬌嫩的美人，變作鬼魅一般。那同場的人，還裝出假關切的面孔來，慰問她道：「你今天輸了不少吧——這也是手氣！」這時那牆上的鄰人，也就不忍再看，歎息一聲，各自安睡去了。

赤日當空，滿院的密槐，疏柳，映着那深碧蔥紗，陰涼如水。柳芸女士穿着淺色的羅衣，跛着拖鞋，鬢髮蓬鬆，顏

色憔悴，無精打采的斜倚在一張白藤椅上，星眼矇矓，似乎還未睡足的神氣。這正是炎熱卓午的時候，旁邊侍立着個女僕，不住的殷勤討好，接連問道：「太太您夜裏很累吧？現在餓不餓？還是先吃一點點心呢，還是喝汽水吃冰激凌？」她懶懶的答道：「我此刻四肢無力，口裏無味得很，倒是稍微覺着有點餓，你給我盛半碗清清的荷葉粥來罷！」

她一匙一匙的往小唇內送粥，一面向着女僕歎道：「我沒想到，昨天夜裏會輸這許多錢，其實家裏雖然富足，我也是經過窘迫來的，未嘗不知銀錢的艱難，不知怎麼到了賭場上，便鬼使神差的不由自己，忽然豪爽起來了。偏生那有情而無情骰子，第一兩回也讓我贏了很多，到結果把我氣得要死，現在我的銀錢首飾通通完了，倘若老爺回來，叫我怎麼說呢！」女僕道：「太太不用着急，今天晚上設法再去撈本，等到本撈回來，便從此不賭了，豈不是好，就是老爺回來，除掉我也人不知鬼不覺的。」她

到了百無聊奈的境况，思前想後，果然依着女僕的主意辦去，誰知天公不做美，依然三戰三北，兼以熬夜着急，弄得來一病懨懨，幾乎送命，十多天纔算勉強好了。

要講樹芸的身世，本是一個式微的舊家，她的天性絕頂聰明，自從入了學堂，各種科學，一看便知，其餘如像甚麼遊戲，唱歌，跳舞，彈琴，更是出色當行，爲當時人們所豔羨。所以她十七歲的時候，學堂還沒畢業，便經人撮合與沈叔康訂了婚約，到十八歲便正式結婚了。她今年二十一歲，算來結婚已經三年了。論到她丈夫的年齒，倒比她大了一半，頗爲缺憾！但能補這缺憾來使他們成立夫婦的，就是金錢。因爲叔康本是十五年前留學西洋學經濟的專家，回國以後，仗着有才，有智，會營謀，會理財，又趕着好時機，不到十年便掙了五六十萬的家私。可巧那舊式的妻子逝去，使物色了她，在她本不十分願意，無奈她的父兄都想攀附勢利，又禁不住那口如懸河的媒人，說得頭頭是道，她久居貧困，也不免被那萬能的錢神所動。

所以就決然認可，還好，結婚以後，愛情很篤，叔康自慰齒長，盡情的供給愛憐，可謂無微不至。她的父兄也都倚着親戚的勢力，得了很好的差事，總算美滿姻緣了。

三年間光陰荏苒，她把勤儉的思想漸漸減退了。人見她有財有勢，都來奉承，更由奉承轉爲誘惑，於是賭場上常常都有她的足跡。在叔康想：「這也是現在實際社會不能免的事，好在聽說她們賭得很小，就輸掉一千八百，也算不了甚麼。」又那知她如此豪縱呢！

過了幾天，叔康由天津回來，進了屋子得意洋洋的向她道：「我這回運氣真好，在天津同他們打撲克，連拿兩回四同，換兩張的同花順子，居然也換來了。連得賀錢，共贏了二千多塊，這一踏除掉旅費應酬，總算還賺錢。你這幾天在家寂寞得很吧！打牌沒有——賭運如何？我看你好像瘦了些，你沒有甚麼病嗎？」她聽了這幾句溫和而且親密的話，好像萬箭攢心，一句話也答不出，半晌止不住簌簌的淚下，叔康驚異萬分，不知她爲着什麼事，極

力窮根究底。她纔嗚咽着把賭場失敗的情形和盤托出，并表明從此悔過，斷賭。求她原諒她這次的過惡。叔康本是有智識，而老於經驗的人，聽了她一番話，自己想到：

「她能公然宣布悔過，不瞞着我，還算是有希望的。」於是和顏悅色的安慰她道：「這算了什麼，大熱的天，你仔細保養身子要緊。你年輕，那知道這社會的鬼賊，婦女們在賭場裏的結果，好盜邪淫，無所不有，像你這樣還算便宜的，回頭是岸，能後悔便是明白，只從今以後，不要久而

### 父 母 的 責 任



淡忘，談到那玲瓏骰子，便相思技癢，我就喜之不盡了，并且我也要自己禁制，不讓你獨作好人。」叔康說到這裏，她也就破涕為笑。祇見奶娘抱着他們那不滿兩歲的小女孩，推門進來，手裏正拿着幾張撲克牌在玩。叔康不覺笑說道：「這又是小賭精，快給他奪了吧，不要將來又學她的娘。」栩芸臉上紅了一紅，搭訕着道：「今天晚上真光電影演那孔雀公司的花情蝶意，我們一塊兒去看吧！」

父母誰不要教育子女，使不墜落，成為上等人材，但是大半為經濟壓迫，也叫沒法，若然曉得每日儲蓄一二角小洋，將來子女就有能受高等教育的費用，恐怕無有一人不願意罷。**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有種教育年金保壽，就是這樣，諸君不信，請寄信到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索取章程來一看，便知不虛。



## 母親

錢起八

他同他母親吵了一場，負氣出門。

他面上熱烘烘地都是血氣，別人同他招呼，他亦不答應了。他一直跑到野裏。

經過一次大聲相罵之後，他覺得疲乏了。那裏有柔軟的小草，野花無意地開着，向風跳舞，傍晚的太陽，很溫和地灑在田裏，他浸在這柔美的世界中，他熱烈的情緒減却一半了。

劇烈的疲乏，使他坐了下來。小草填在他身底下，好風吹在他面上，他微噓着氣，目光無目的地向遠處凝視着。

他忽地想到小時候一樁事情了——他同母親同坐在這裏草地上，他枕在母親股上睡着了，伊暗地裏摺住他鼻子，他從夢中直跳起來，伊笑……過去的印象，從腦筋

裏復現出來，他默默地想——

「從前母親是很愛我的，但是現在——決裂了出來，母親未必再愛我的了呀！」

他想到這裏，起了一個痘癩。他默默地想——

「母親是決然可愛的，我今天的事，未免無意識，無道理。」

他這時完全溫和了。他心中充滿着悔恨。他默默地想——

「我現在就是跑出去，決沒有安身處的，平素雖則也有幾個朋友，但是靠不住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母親——呀！母親何等愛我啊！但是現在——不愛我了！不也許仍舊愛我的啊——母親——母親——」

他下了幾點眼淚。他默默地想——

「吾今年雖則十七歲了，但是母親未必當我真，我不妨回去……」

他很快地立起身來——但是又坐下去了。他默默地想

「我今天的語氣何等地激烈啊！母親一定恨我了，我回去，伊也許不收留我了！但是總得回去，不收留再講——母親一定仍舊愛我的，因為我是伊親生兒子——我是伊兒子，伊是我母親——」

他開始抽抽咽咽地哭。良心和勇氣逼着他立起身來，覺得身子有些麻木。看着四野裏，太陽完全沉下去了，野花對他招展，溫和的風，把坐倒在他身底下的小草依舊慢慢地吹吸起來。

他揩乾了眼淚，裝做沒事的樣子，很胆怯地回去。到了村上，人們都曉得他同母親吵鬧的事情了，大家不睬他，有幾個還切切地議論他不好。

他非常悲傷，羞慚，低着頭只管走……

忽地一種枯澀的聲音喚着他名字。他如受電擊，立刻仰起頭來，原來已到家門了；一個老婦人立在門首，手招着他。這老婦人就是他的母親！

他立刻奔上去，倒在伊懷裏嗚咽地哭泣，很親熱地叫着母親。他做出來的完全是小兒舉動，他忘却自己是很長的人了。

他母親安慰他，撫摩他，老淚一滴一滴地滴在他頭上，溼了一大塊。

有  
為  
者  
若  
是

艾迪生是個大發明家；但是他是火車上賣報出身。福特是個汽車大王；但是他機器匠出身。商業中大人物，多半是出身平常的；他們所以成功，無非是刻苦勤學的緣故。

閣下若要將來在新商業中佔重要地位，也一定可以辦到，所要緊的，就在「有為。」怎樣「有為」呢？就是快來研究商業的新智識；有了智識，做起事來，自然可以措置裕如了。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

學社添設 **商業科**

預科已經開辦，用淺顯英文，教授最新穎最切用的商學，請即索閱簡章為要。

民國十三年教育雜誌第一期

## 小學各科教學法號——徵文啓事

我們所企待好久久的新學制已經由教育部頒布了，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已經由全國教育聯合會所組織的起草委員會決定了，而新學制小學所需要的各科教科書也已經由各書局逐漸出版了；但是，僅只有紙片上的教育法令、課程綱要、各科教本，而沒有革新的教學法，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我們敢說，無論誰，恐怕也不敢說能達到新學制的精神罷！因此不自量力，擬於明年正月特出「小學各科教學法專號」，希望國內外對於小學教學法有研究或經驗的學者們，多多惠賜著作，務冀發揮新學制的精神，以洗我國興學數十年來的僅變形式而不改內容的陋習，茲將小學科目及徵文辦法列後：

(一) 小學科目 小學科目分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自然、園藝、工藝、美術、音樂、體育、外國語。但在初級小學，因教學的便利，可依各科目性質，合併數科為一科，如：(A) 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合併為社會科，(B) 園藝可附入自然科，(C) 社會科與自然科更合併為常識科，(D) 美術、工藝可合併為技術科。

(二) 徵文方法 報酬概用現金。期限，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底止。

教育雜誌社啓



# 巴忒南律師 L'Avocat Patelin

(獨幕劇) Victor E. François 著

江顯之譯

登場人物

巴忒南 律師

阿塞雷 祺育默的牧童

祺育默 農人

伯多南 郵中的裁判官

(台上佈審判廳中的一間客廳。)

第一場 阿塞雷 巴忒南

阿 我的東家要和我打官司，我想

請先生幫幫忙。打贏了呢，必定重

重的謝你的。

巴 可以，包在我身上好了。請你把

其中的情節清清楚楚地告訴我，

一句不可以隱瞞。

阿 我是個牧羊的人，工錢極小；像

現在生活程度如此的高，不要說

養活家了，就是自己一個人，也還

不夠呢。所以我就穿通了一個屠

夫，出了一個小主意。

巴 你出了個什麼主意呢？

阿 我盡力地阻擋那般羊發瘋。

巴 這算不了什麼；你又有什麼意

思呢？

阿 牠們快死了的時候，我就得將

牠們殺死。

巴 這個自然；難道說你望着牠們

發瘋不成？不過你所以要預先殺

死牠們，並不是爲東家，實在是爲你自己；你可以告訴東家羊是瘋死的，實則你拿去賣把屠夫，對嗎？

阿 居然被你猜着了。現在呢，事情發覺了。有一天晚上，我把那羣羊趕到羊棚裏之後，我正在……先生，夠了嗎？

巴 你儘管講，不要緊的。

阿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拿着一只羊，一只沒有病的羊，糊裏糊塗就在牠頸子上，刺了一刀……

巴 我明白咧。是不是被人看見了呢？

阿 一點不錯。被我的東家看見了。也是我自己不小心，剛剛那天晚上沒有把門關上；他老人家就走

進來了；一句話也不講；等我把羊

巴 不過他會叫人打你的。

殺死後；不問青紅皂白；就在我頭

阿 還是用第二條罷。

上死命打了幾下。先生，你看，到現在我的頭，還用綳帶裹着呢。（說

巴 他就要去告你，而且就有人來傳你了。

着，用手指頭上裹的綳帶。）他還罵我一共殺了他一百二十只羊，又要送我到官裏去究辦。先生，他

阿 不錯，等一會，就要上堂去的。巴 只要你記好我的一句話。阿 包你不會忘記。

是個說一不二的人；所以我跑來，請大律師同我到堂上去辯護辯護。

巴 在堂上的時候，隨便誰問你的話，裁判官也好，你東家也好，你東家的律師也好，我也好，你千萬不

隨便選那一條。第一條，包你一個大錢不會賠償。

嗎？阿 會的。巴 我這條計策，是看見你頭上受的傷，方才想到的。你照我的話做，包你官司會打贏，可是你必要重

阿 那末，就是這第一條罷。

巴 所有費用都歸你主人出。

阿 那更好了。

重的酬謝我呢。

阿 那個自然，包你不少。

巴 裁判官快升堂了。不要忘記了

我交待你的話呢。

阿 我照你的話做就是。

第二場 巴忒南 伯多南

祺育默 阿塞雷

伯 (坐在靠背大椅子上) 當事

人可以來了。

巴 (低聲對阿說) 人們問你的

時候，照我的話做。要緊要緊。

伯 (對巴說) 這個人是誰？

巴 這是個牧童，被他主人打傷了。

伯 對方，或他的代表律師呢？

祺 我沒有請律師，我自己來講。

伯 祺先生，你是原告；該你先發話。

祺 這個強盜……

伯 此地用不着罵詞。

祺 這個小賊……

伯 叫他的名字，或者稱他的職業

好了。

祺 也罷，這個牧童偷了我一百二

十只羊。

巴 一點證據都沒有。

伯 (對祺說) 你有什麼憑據，可

以證明是他偷的？

巴 我否認這樁事。

祺 那末，我的那一百二十只羊到

什麼地方去了呢？

巴 都發瘋死了。

伯 (對祺說) 你怎樣講？

祺 這是假的，牠們都被他——指

牧童——殺了賣了；而且有一天晚上，我還親眼看見的。

巴 這個牧童被他打壞了腦子，都快變成神經病了；他沒有法子，所以有意假造些話來，希圖免罪。

祺 老爺，你別聽他的話。(巴笑) 那天晚上，我躲在羊棚裏，看見他拿出刀來……而且……他……他……

……他……

巴 你看，他連話都說不出來。

伯 我來親自問問那被告看。(對

阿說) 進前來。你叫什麼？

阿 咩……咩……咩……咩……

祺 他說謊，他叫做阿塞雷。

伯 (對祺說) 叫阿塞雷也好，叫

咩咩也好；這並沒有什麼關係。

(對阿說)告訴我,你主人是不是交給你六百只羊?

阿 咩……咩……咩……咩……咩……

伯 難道說你第一次見官,有點害怕麼?

伯 不要害怕,我減輕你的罪就

是了。你主人說那天晚上看見你

殺了一只羊,是真的麼?

阿 咩……

伯 啊!啊!這怎麼講?

巴 (對伯說)這是被他主人打壞

了腦子的證據啊。

伯 祺先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祺 我的不是嗎?他偷了我的羊……

……還是我錯了嗎?

伯 是的,你錯了;你不應該打他,尤

其不應該打他的頭。

祺 咬黑魘魘地夜晚,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打了他的頭。

巴 他已經承認打他了。

伯 (站了起來) 原告被告,着即

開釋。

祺 算我倒霉(退下)

巴 (對阿說)謝謝老爺罷。

阿 (對伯說) 咩……咩……咩……咩……

伯 夠了;快點去養病罷。(退下)

巴 怎樣;這個計策不壞吧。官司打

贏了,你可要謝謝我呢。

阿 咩……咩……咩……咩……

巴 很好,你裝得很像;現在你可要

送謝儀把我了,你聽見喇?

阿 咩……咩……咩……咩……

巴 討厭!他們都走了,誰還要你做

羊叫。難道你想吞沒我的謝儀嗎?

阿 咩……咩……咩……(拔起腳來逃

走)。

巴 怎麼!你居然敢騙我嗎?你逃哇!

看我饒不饒你……(巴在後面

追)。(閉幕)

(完)



## 心上的創痕

敦父

寂寞的秋之夜裏，月兒慘淡的照着，蟲兒嗚咽的鳴着；無情的冷風，一陣陣透進了紗窗，吹得房裏的燈光搖搖不定。晴明是一個孤館的旅人，遇着這樣可怕的淒涼，他那箭簇似的萬種悲哀，早已一齊奔赴心頭了。

他是個易於激動情感的人，今夜裏蕭瑟的秋風，和黯淡的秋意，早又勾起了他心頭重重的煩悶——莫可言說的煩悶。這種無意識的煩悶，直使他心情愴怳，徬徨無主，彷彿大海裏一個迷路的孤舟，不能着到邊際，直在水裏飄流着。

他在這百無聊賴的時候，想要排遣排遣心頭的煩悶，於是抬起頭來，在房裏各處呆看，棹子上放着一張最近的像片，他隨手拿起來看了一看，覺得比前消瘦了許多，很

不快樂的又把牠放下來。

「今天是甚麼日子，隔着中元，祀祖的日期近了麼？」他這樣的想着，他的眼睛不自主的望到壁上掛着的月份牌。「呵！十三家裏不是已經祀祖了麼？唉！我這浮蹤的旅客，祇獨自享受着旅館淒涼的苦況，家裏的人，不知道怎樣的歡娛呵！尤其是小孩子們，在這幾天內，吃糕點呵！燃爆竹呵！何等的熱鬧，何等的有趣。他們的天真，他們的幸福，都祇能使我遙思，使我渴慕，不能分受絲毫。」他不由的觸動舊時祀祖的事了。

他開始回憶了。回憶他小時的事，近年的事，一直回憶到最近去年的今天，他的心靈上忽然湧出一個絕大的傷痕來，這傷痕已清清楚楚的刻在他的靈魂深處，使他回

憶時，一點都不能模糊。他幾次想用晶瑩的淚珠，洗去這悲傷的痕迹；可是越洗越清楚，他到這地步祇有歸咎記憶了。可是今夜裏記憶又明明白白地告訴他，他彷彿著了魔似的，徬徨無主的心，頓時着了邊際。他索性吹滅了燈，和衣倒在牀上，蒙上被窩，默默的想了。

去年的今日，不是她和我永別的一天麼？光陰真快！忽忽又是一年了！我幾次想起了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她真是我生的希望中惟一的伴侶。她那種聰明可愛的言笑舉動，每次印入我的心靈深處，總感覺着一種莫可言說的快慰來！現在呢？往事已成泡幻，歡娛的心，已被悲哀排擠去了。唉！人事何嘗有一定呢？

記得前年一個秋天的晚上，我由遠地歸來，她那時祇有歲半吧！還和我沒有見過面。我問起了她，方知她已睡了。家裏的人，說到她時，都嘖嘖稱贊她的聰明，活潑，不上兩歲的孩子，能說一切的話，清爽的口齒，流利的語音，和潔白微霞的臉龐，時時承着笑靨，尤足以引起他人一種莫

可名的愛悅來。我久別歸來充滿快樂的心，又聽到小女兒的聰明伶俐，更使我歡喜極了！

第二天早上，妻抱她起來，我掀起被窩，看着妻替她穿衣服，她的蘋果般的臉兒，玉斲般的小手，真令人可愛呢！當我用我粗硬的手去撫摩她的臉時，她立刻察覺了，將臉兒扭轉去，靠着妻的懷裏，兩隻滴溜溜的眼睛，却凝視着我，她的小心裏對於我這從不識面的人，不知又起一種甚麼恐慌與疑惑了。妻笑着對她說：「你不認識他麼？他就是你的爸爸！——長日口裏念着的爸爸。昨天剛從京裏回來，怎麼今天見了面，到不去親熱呢？他買了許多的玩具給你；小皮球！小人小馬……多麼好玩呢！」妻的柔和慈祥的聲調，打動了她的弱小的心靈，她的嬌嫩的臉上，於是漸漸的回轉了平時盈盈的笑靨，她這時說不定對於我這陌生的人，有些了解了。

光陰一些兒沒有留戀，一天兩天的過去了，她和我漸漸的親熱了，漸漸的伸出小手兒要我抱了。當她每次要我

抱時，我從不曾拂過她的意，我常是抱着她看看野外的風景，或是在屋子裏輪迴的走着，她的純潔無瑕的天真，使我感覺着一種無形的慰安，我抱住了她，一切憂愁都融化了！

有一天晚上，涼風微微的吹着，殘蟬緩緩的嘶着，皎潔的月光，由樹林深處，漸漸的升到靛藍色的天空上，了一點點的螢火在樹邊草際胡亂的飛着，彷彿和天空中的明星爭勝似的，但在這月光底下，明星和螢火都不能放出十分的光亮來。我抱着她在月下徘徊着，祇感到自然的美麗，幽境的宜人，加之她時時發出有趣的聲調，靈活的舉動，尤足以使一切憂愁煩惱驅逐於無形之外，這時候我真快樂極了。忽地由遠方送來一陣鏗鏘的聲響，悽切的絃聲，在秋風裏，分外的使人感覺一種淒涼的況味。這時我觸動了兩年前的舊事了，那時是一樣的秋天，一樣的月明，祇有我是個窮途的旅客，徘徊在異鄉的荒野村中，已使我愁思如雲莫可排遣了，而無情的絃聲，復一聲

聲送到我的耳邊，心底，淒涼的調兒，益增加了我的哀思，我想起身世的淒涼，友朋的星散，異鄉的孤另，窮途的潦倒，直使人欲淚無從，恨不得將這一腔孤憤，化作碧血傾瀉而出……兩年前的舊事，無意的在今夜裏復現，脆弱的心靈，早又徬徨無主了。我正在深深的想着，忽聽得她在耳畔狂呼，用手在我臉上亂拍，清爽的聲調，却把我這出殼的靈魂喚回來了，我凝視她時，她微笑的望着我，用手指着短牆下一棵桃樹，口裏不住的喊着：「爸爸！爸爸！往那邊去！」原來那樹上有無數的螢蟲，她想去捉牠，我抱着她走近樹邊，她却又不敢捉，我捉了一個放在她手裏，那螢火乍明乍滅，她注意的看着，很覺得稀奇，又很覺得有趣，便不由得向我笑了。幾次伸出手來想去捉牠，可是剛近牠，又將手縮回，我雖極力逗引她，但她對於這可怕的昆蟲，總存着恐懼與疑惑。「非男！你愛牠麼？我再捉幾個給你，好麼？」她聽了我這樣說，歡喜極了，並用高聲的歡呼來表示她心中的快感！我和她在草地裏沐浴

了風月的清光，一壁談笑，一壁玩耍，又漸漸的入了極樂境界，把剛才的愁思一概付諸流水了。我真感激她呢！她的自然美態，嬌憨的言語，靈活的動作，真足以覆蓋一切苦悶與煩惱！

去年的春天裏，我每天由學校裏教課回來，將近離家不遠，一定聽得她的呼聲：「爸爸！你回來啦！」清越的聲調，和着春風，送到我的耳邊，心底，使我感着一種甜蜜的慰安。一天的辛勤，就在這呼聲中消化了！

原來她習慣了，知道我每天是五點鐘歸家，她到這時候，總在門外的石磴上和小友們坐着，談着，笑着，彷彿是表示她的歡迎盼望！等到我走近她的身旁，她立刻站起來，伸出兩隻潔白的小手，不住的喊着：「爸爸！抱我！抱我！」在這時候，我一定要抱了她，將她的臉湊近我的臉，偎貼着，她也一點不拒絕，很願意和我表示着親愛！她這時候一定要告訴我，今天我吃了些甚麼東西，曾和誰頑着——含糊糊地告訴一遍，我抱住了她，迎着春風，踏着夕陽，鄰

村天然的風景，和她天真的憨態，在我的靈魂中，一齊融

合了！一到晚間，她便伴着她的哥哥在燈下讀書，她清爽的流利的口齒，比她哥哥還要清楚些，但她不能完全讀一課書，祇跟着她哥哥錯亂的讀着。有時和她哥哥爭鬧起來，她哥哥性情非常激烈，常至搶了她的玩耍的東西，在這時候，她一定繃着眉去告訴妻，妻用極親切的柔和的聲調對她說：「非男！我愛你！你不要和哥哥相爭，等會買一個給你。」她聽了這樣慰安的話，臉上立刻又回復了平時的笑靨。高聲的說着：「好媽！等一會給我！」她止這樣，就不再和哥哥爭鬧了。女性柔和的美，早已深深地種在她的弱小的心靈中了。

但是事情不是長久能滿人意的，初秋的天氣，非常的酷熱，鄉間的小兒患痘症的十居八九，她在這時候，自然也免不了傳染。她初患病時，兩腳無力，眼泡略腫，時流眼淚鼻涕，一切表症，全與痘症相似。只有身體不來熱，這却和

這鄉間患痘症的小兒病狀相反。

當她起病的第一天是七月初一日。那時正是她哥哥痘症最烈的時候。妻只顧着她哥哥，却未遑顧及她；而我又在這時腿部患着瘡節，寸步不能行動，她於是遂成被棄的人了。

後來一天兩天，她的病狀尚和前相似，祇是不愛吃東西，又加上了咳嗽。每次咳嗽作時，總要經過四五分鐘久，雖隔着三四間屋子，尚能聽到她的聲音。妻在這時又捨了她哥哥來抱她了，看着她的病狀，很替她擔憂，我自然也更加着急了。

她的病症雖未見鬆，可是精神十分健旺；每天雖祇吃點藕粉，却全不減平時強有力的形態。只是臉色蒼白了些，身體也漸漸瘦削下去，平時是喜歡說話的。到這時候却懶於開口了。不過她一切可愛的舉動，是至終不可磨滅的。會記病時有一晚上，天上微微的下了點雨，涼風吹來，覺得有些寒意。妻將一條蓋被覆在她的身上，她却極力

的拒絕。我說：「非男！你蓋上被窩，我喜歡你！」她聽了我的話，忽然高聲的對妻說：「媽！蓋被窩！爸爸喜歡我！」高亢而悽婉的聲調，直使人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愛憐與苦惱。

一天天下去，她的病狀也一天天深沉，起初服着熱劑固然無效。後來改服涼劑，也依然沒有轉機。且自服涼劑以後，全身轉無氣力，竟不能支持自己了。鼻梁上忽現出手指大一點青痕來，後來連上嘴唇都青了。據醫書言「痘症鼻青養黑者難治。」就知道她這病狀有些難治了。不過我這「愛深痛切」的人，總存着一個轉敗為勝的希望。在這時捨却醫藥的療治，別無他法。於是進藥益急，她雖在久病之下，每次服藥並不推拒，祇是拚命的狂吸，她彷彿也知道病魔的可惡，想借着藥力來驅逐似的。到了十二日的那天，她的病狀似乎略有起色，神志比前要清楚些，下午竟能沉沉的睡熟，這在她病中是個特有的現像。我如懸的心也略略的安放下來。但我們爲了她，



人們在這幾天內想又恢復平時祀祖歡娛的景象了！祇有我靈魂上依然是深深的刻着悲傷的痕跡，却一點都不會模糊呵！……」

一層層的印像，一縷縷的傷痕，從晴明的靈魂深處湧現出來，他受不住這無形的利刃刺心的感觸，神經已失了常態，全身竟顫動起來了！

這時浮雲散盡，碧藍的天空裏，擁出一輪皓月，由窗隙裏透進來，直射在他慘白的臉上，月光中隱隱的看得出他的眼睛裏滲出些瑩瑩的淚珠來，他凝着帶淚的眼睛，望着空中的皓月不住的嘆息，彷彿有無限的心事要和她

——月光——對語！

(完)

## 海外雋語

止 銘 選 譯  
雅 惠

勇敢爲火。威逼爲煙。(皮孔史菲 Beaunonfield)

笑爲會話時之合唱曲。(史蒂兒 Steele)

死亡掠奪富人。解脫貧者。(白司福 Bastford)

母親乃小兒口中上帝之名。(薩可來 Thackeray)

懶人猶無針之表。(考伯 Cowper)

愚人爲人類之零。(白司福 Bastford)



# 西方釋夢錄 (續)

蔣春木

猶太人 Jew

夢見猶太人。主將累積致富。且主有多財多福之結婚。或預示有國外旅行。

傻子 Idiot

此是反夢。主將得一客地人之利益。并主己身將有發達及成功之職業。

妖怪 Apparitions

夢見魑魅鬼怪。主有困擾。昏悶。失望等。種種不幸之兆。

手套 Gloves

夢中獲一雙手套。主得交一新知己友人。倘遺失一雙手套。則主損失金錢。或失一良友。

豌豆 Peas

夢中食豌豆。佳兆也。主將發達。倘夢見豌豆長苗。主愛情之勝利。及快樂之結婚。

草 Grass

夢中見碧草如茵。主有一大而且久之興盛。倘草非碧綠。而色若枯黃者。兆不大佳。

甜瓜 Melons

少年婦人。夢見甜瓜。主將嫁一外國人。日後須旅居海外。

乞丐 Mendicant

此是反夢。倘夢者係沿門托鉢之叫化。亦將積聚多財。

(未完)

性和味淡氣香  
之旗妹牌雪茄烟



每盒價三元五角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機烟行經理

4-132(11)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  
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  
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  
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  
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4(115)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上海 銀行 公會 會員

利國上

積成多

正儲蓄

#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業經編註摘要數例如左

###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相舉一班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簡明照相法

(分五册一)

是書講論軟片及乾片之沖曬法及顯影法晒像法等學者依書試演必有成效可觀

## 白郎尼照相鏡用法

(分五册一)

白郎尼照相鏡價廉物美用法簡便中西旅客及初學攝影者購閱此書即能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萬能術

卓 呆



## 一三 割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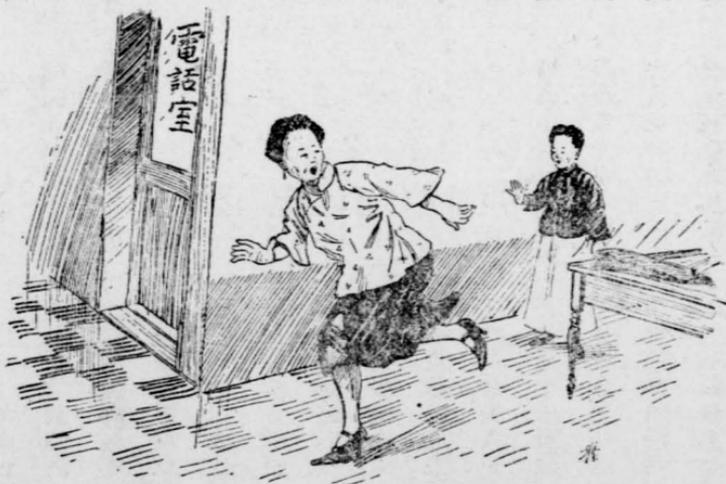
陳通光一聽得盜賊二字。驚得眼睛都圓了。說道。把我當做盜賊麼。夫人。你說話太無輕重咧。我乃基督釋迦以上的救世主啊。我是用着空前絕後的奇蹟之力的。夫人一點不聽他的話。在伊的眼睛看來。此人做盜賊。已是既定的事實。那裏還有再聽他說話的餘地。又叫道。你還不是盜賊麼。實在是少有的大盜賊。你一

2 + 2 = 5  
? ? ? ?  
豈有此理

說要酒菜。酒菜就來。你或者當他是什麼奇蹟。那一品春。不是明明失去了三客菜麼。就是那萬順綢緞莊裏。此刻突然失去了數百元的東西。一定吃驚不小。我來去打電話通知罷。盜賊在此地。不錯。先去通知警察署要緊。夫人說罷。立起來推開陳通光。欲往裏面電話室去。陳通光怎麼不着急。忙道。夫人你且少待。他說完了此話。不料此話已成奇蹟。夫人正在那裏走往電話室去。現在立在地上。動也不能動。一脚前。一脚後。兩手舉着。像照片上拍出來的運動會中競走的選手。陳通光也沒工夫看伊那種奇形怪狀。說道。夫人。請你仍歸原位罷。說完。當真夫人的身體已經坐下。伊便道。你的說話。實在是奇怪。叫我慢走。我就不能動。叫我坐。我就自然的會坐下。這種妖術。真是盜賊的本領啊。你這種可怕的人。以後

再也不許你進門了。陳通光道。我絲毫沒有要盜人財物之心啊。夫人就說。自然你這盜賊。與平常的盜賊不同。平常的盜賊。不懂什麼奇蹟。只會避着人的眼睛。到人家裏去竊盜。所以容易被人捕獲。你比了他們。自然巧妙到十倍百倍了。因此你是大大的盜賊啊。陳通光又辨道。但是我並沒有損害人的目的啊……說到這裏。一想不對啊。我叫了綢緞來。萬順綢緞莊裏就要損失。這一點方纔我爲着酒行酒店要受損失。非常不滿意。所以不採用萬自新的辦法。但

是我自己的舉動。竟也很爲矛盾啊。此刻我遇到了這位賢明的夫人。方始會悟咧。他想了。一下。便很感激的向那



盜來的大菜。早已成了自己的肉了。想到這裏。好生不快。他自己難過得要哭出來了。卽道。夫人。請你放我與先

任夫人說道。夫人。實在是我的

不是。這綢緞我來仍舊還了萬順綢緞莊去罷。他先向夫人謝了自己的過失。便念道。綢緞仍舊回到原處去罷。那三疋東西。登時應聲而去。瞧不見了。那知夫人的攻擊。反更加劇烈。說道。綢緞莊裏的貨色。雖已歸還。那大菜如何。那盜來的食物如何。盜來的物食。不是已經成了你的肉了麼。你快些到那一品春去。把你身上的肉。割這麼幾斤下來啊。陳通光聽着。暗想這也是理之當然。萬不飲盜泉之水。

生一見。先生一定不像你這麼只是說得很嚴厲。總有什麼寬大的意思肯幫我的。夫人叫道。不行。被你一見面。你又要向他借錢了。可憐陳通光這位大奇蹟家大救世主。一見這位夫人。也無可奈何。只得求伊道。請你別阻擋我罷。夫人又說。他今天早晨就出去了。並不在家中。陳通光一聽。就覺得已陷入不能不走的境遇咧。

#### 一四 任勉守先生

這指爲大盜賊的陳通光。悄然去後。不多一刻。主人任勉守回來了。此人與夫人那種堅實的氣質。恰巧相反。想像力極富。頭腦中一天到晚在那裏想發財。他也有幾次已經踏到了發財的門口了。總是爲着有什麼一點兒失算。便弄得大大失敗的。這一次。他也以爲發財的第一策。是在鐵與棉花皮革三項實業上。因此他發起一個叫做鐵棉皮有限公司。組織到差不多接近成功了。日夜奔走。勞苦已極。平日一個頗快活的人。近來不知怎樣。很形衰弱。今天也是一壁嗟嘆。一壁踏進門去。到了裏面。也不對

這位賢明的夫人臉上瞧一瞧。垂頭喪氣的到自己書室中去咧。他這種神氣。也不自今日始。夫人因着已往的經驗。便可以推測他這幾天又是籌不到款子咧。伊也很擔心。預備了茶。送到他旁邊去。很親切的打算要消滅丈夫的憂鬱。說道。今天有一件真可笑的事。從前在我家裏住着的。那陳通光。方纔來的啊。於是夫人說出他那奇蹟的話來。任勉守起初似乎有嫌伊囉嗦的態度。一句也不回答。到伊說至綢緞莊裏的貨物。能够自由自在的呼來喝去時。他宛如古代勇士那麼聽得了刀劍之聲。會驚跳起來咧。忽然臉上有大興味。卽道。當真能够如此。那實在是奇蹟了。難道那頭腦低能的陳通光。竟會如此麼。夫人又說。確是能够的。我嚇極了。所以說他是盜賊。我打算去打電話通知警察署。他雖一時很慌。他那力量仍舊不退。竟能一句說話。把我這身體要立就立。要坐就坐。真是很不可思議啊。任勉守又種種的提出質問來。叫夫人將所曉得的一齊說出。到後來他用天天的老口氣說。我有事情

咧。你出去罷。他把此話趕了夫人出去。自己一人留在書室內。其實並沒有什麼事情。口中喃喃獨語。心裏胡思亂

貧弱的腦汁。只有到那一品春去還錢了。那麼還是再用奇蹟之力。使那失去三客大菜的一品春館子中。櫃上生

想。一回兒說道。陳通光生出這麼樣的力量。不是天賜的麼。他

出銀洋九元來罷。但是這九元。並非自己所有的金錢。與

說完。竟與方纔宛如變了一個

付了錢買東西來。很不同啊。恐怕還是形式相異的盜賊

人。混身勇氣充足的把電鈴一按。急急命下人預備摩托車了。

啊。陳通光正在不安。門外摩托車上跳下鐵棉皮公司的

再說方纔辭了出去的陳通光。回到半條胡同事務所中後。無奈剛纔那任夫人所說的盜賊

籌備主任任勉守先生來。一見陳通光。叫道。你真非同小

一語。無論如何總不能在胸中除掉。憑你怎樣的想。那奇蹟便

可。得了極偉大的力了啊。任勉守的神氣。真比平常要高

成盜賊。綢緞莊裏的華絲葛與鐵機緞。已還了他店中。罪。却是

與數十倍咧。

輕了。那吃了變成自己肉的東西。任夫人的話一點不錯。應當怎麼辦呢。他絞盡了他那

任勉守很快活的神氣。踏到

西。任夫人的話一點不錯。應當怎麼辦呢。他絞盡了他那

陳通光室內。二人相對坐着。他就啓口道。我剛纔在家中。



任勉守跳下摩托車。你道你真非同小可得。極偉大的力了啊。

一五 無中生有

所得了你那非常的事情咧。請你快些把奇蹟給我看看啊。陳通光還很悄然。答道。夫人不當我爲盜賊麼。任勉守說。伊的確說過。但是我很埋怨了伊一頓。我就說。救濟世界困苦。的救世主那麼的大奇蹟之力。你竟把他當做盜賊一樣看待。那還了得麼。因此我內人恍然覺悟咧。我此刻也是爲着謝罪而來的。任勉守在平日。他的說話。從沒這樣低頭服小過。一定他胸中另有別意罷。陳通光那裏會明白。只要不稱他盜賊。已經歡天喜地了。忙道。是啊。我也料到先生的意思一定如此的。任勉守說。不錯不錯。那麼你那奇蹟。可以做給我看麼。陳通光道。此事很容易。先生要看什麼。任勉守故意把重大的目的裝得一點也不很重大。淡淡的說道。你立刻弄這麼十萬元的鈔票十捆到這裏來看看如何。任勉守雖裝得很平淡。但是這希望能夠成就不能夠成就。差不多是他的生死關頭。所以他的聲音顫着。陳通光也沒覺得。應道。那是十捆百捆。總是一樣的。不過這不會成大盜的麼。這一句話的回答。像是

任勉守早想就了。說道。你若說定要萬順綢緞莊裏的華絲葛一品春館子裏的什麼菜。指明了店名。那確是盜了他店中之物了。奇蹟本來可以無中生有。你不指明店名。弄了貨物來。自然並沒有人受什麼損失。你把奇蹟做出東西來。世界上的東西。只會多了。因此可以使世上富饒。你實在是施恩澤在世上啊。陳通光一聽。却是像卸去了重負一般。不過他又想道。先生。鈔票這件東西。在銀行裏。或是什麼藏着多數鈔票的地方去取來。纔是真的鈔票。我做出來。怕是私製的假鈔票罷。任勉守聽了這一點障礙。也毫不在意。說道。用奇蹟做成的。自然是真的鈔票。決不會是私製的假鈔票的。譬如人把紙或什麼東西來做一只蘋果。那就無論他形狀如何酷肖。誰也看着會當他真的蘋果。然而吃總不能吃。這因爲他到底是假的蘋果啊。但是奇蹟做成的蘋果。自然與樹上結成的蘋果一樣。可以吃得。無論在那一點。沒有相異之處。因爲這並非假貨。竟是真物啊。你若下命令要取假鈔票來。來的便是假



你立刻弄這十萬元鈔票到這裏來看如何

鈔票。要無中生有的弄出真鈔票來。那就並非在什麼銀行等處去取。竟是空中生出來的真鈔票無疑。陳通光聽完。覺得道理很對。便道。先生。不過十捆是一百萬元了。我

們就是五十萬元罷。又不是當真要這麼許多銀錢使用。不過是奇蹟的試驗標本而已。陳通光這一句話。說得任勉守竟無可回答。口中說。只消看看奇蹟。別無目的。倘使一定要他弄一百萬元來。倒不要傷了這位奇蹟的陳通光君之感情。反致連五十萬也沒有。不是太不值得了麼。趁他還不致不高興。任勉守趕緊答道。很好。十萬元一捆的拏五捆來。亦無不可。他說了之後。陳通光便念起來。并且加了無中生有四個字。驟然間五十萬元的鈔票。堆在桌子上了。

一六 千里眼

五十萬元。到底是一筆巨款了。世界上銀錢雖多。這麼大的款子。究竟不易容到手。此刻任勉守的眼睛中。放出異樣的光來。他差不多自己現在已經發了財了。然而仍舊裝做很平淡的樣子。說道。這五十萬元。我要借去了。說着。宛如拏他當做當然要拏去的東西一般。動手取了。這種舉動。在正直的陳通光看來。自然很覺不快。忙道。先生。你

做什麼。任勉守一想。我若不用盡畢生雄辯的能力來。說得天花亂墜。那是好容易無中生有的五十萬元。要掉一個頭。反成有中生無。所以他就說。我來對你說。你在報紙上總看過的。人家也都議論

着啊。我那鐵棉皮公司。任勉守把這句話開了場。滔滔不絕的大發議論。說什麼沒有鐵。中國的國家就不能獨立。棉花也是立國之基。中國面積這麼大。反有外國棉紗輸入着啊。皮革也與國家的命脈大有關係。那知近來中國……

任勉守把平日在資本家面前議論的話。背書似的背出來。陳通光

聽了。那有不感動的道理。最後任勉守又說。實在今天我籌不到五十萬元。我這籌備主任的資格要消滅。這一句乃是他的結論。陳通光暗想不錯。在先生却是危急存



亡之秋。即道。既是如此。那麼你就擊去罷。任勉守歡天喜地。他不把肚子裏的狀態給人照見。乃是這位鐵棉皮公司籌備主任的特長。他又道。好極好極。請你順便弄一只

好極好極請你順便弄一只安放的鈔票包的皮來罷

安放這鈔票的皮包來罷。陳通光便念道。無中生有。弄一只安放這些鈔票的皮包來。陳通光此刻怕做盜賊。總一一加着無中生有了。皮包立刻出現。任勉守裝了五十萬元進去。立起來要走。再替後日做一個再來請求的地步。說道。陳通光君。你不能不把你的力去救天下萬民。并且也不要忘掉同鄉的前輩啊。他這臨別贈言。竟巧妙

極了。陳通光到此時纔想起來道。先生。我很想受一位政治家的指導。請先生介紹我給先生所平常交際着的當世第一流政治家罷。任勉守說道。是了是了。明日替你介



任勉守臉既現那包也住不的歡喜

介紹便了。說完。又相戲似的說道。但是介紹費貴得很啊。說着哈哈大笑。他竭力要留些餘地在將來。他的手段總算高明了。然而這位先生竟沒有他夫人那麼清廉啊。陳通光送任勉守出去時。任勉守臉上既現着那包也包不住的歡喜。他那舉動又比平日很欠沈靜。混身有輕浮的神氣。似乎非常怪異。因此陳通光心裏一想。要能够瞧得見他此刻往那裏去纔好啊。他這麼心裏一想。同時這念頭成了奇蹟。陳通光的眼睛。變了一雙雖夜裏也瞧得見遠處的千里眼了。不是奇事麼。他細看任勉守往那裏去時。只見這位先生並不到鐵棉皮公司的籌備事務所去。摩托車的針路。是向右面轉灣的。到車停的時候。原來在一家妓院門口。陳通光不禁叫道。哎喲。

（未完）

省各。海上

# 售發館書印務商



新到大批  
獨家廉價

## 刀剃安平利吉

售祇種一製金盒有

半角七元二

## ■ 鏡相照 ■

品用屬附切一及

售發有均品出廠各列下

美國 Thornton Pickard 公司

美國 Anso 公司

美國 Eastman Kodak 公司

德國 伊卡公司

本館獨家經理



本館向美國  
Waterman 廠  
自來水筆  
兩種特別精  
製廉價發售

▲ Republic (民國牌) 每枝三元  
▲ Citizen (公民牌) 每枝二元

此外如 Waterman, Conklin 等廠  
自來水筆以及各牌活動鉛筆本館  
均有發售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旅 行 者 必 備

經商遊  
客到處  
人地生  
疎每苦  
無人指  
導本館  
有鑒於  
斯特編  
輯下列  
各書以  
便行旅  
之用

中國旅行指南	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元
上海指南	六角
留美指南	三元五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三角五分
廬山指南	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角五分
雞公山指南	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二角五分



## 密倫尊長

余子長譯

莫泊桑 (Maupassant) 原著

在一月之內炎炎的陽光把田地焦枯了。上天散佈光線下來；兩眼瞧去盡是一片青綠色。大大的青藍色的天空沒有一絲浮雲遮着。諾曼人的田莊上，散播着種子，四周圍着高高的柵樹，從遠處瞧去，是像小小的樹林。靠近瞧去，在下了蟲蛀的門門之後，你假想着你自己是在無窮大的園裏邊，攏總的老蘋果樹，開滿着花，如同鄉人們咆哮的樣子，蜜甜的花香夾着泥土的氣味和馬房裏透入的臭氣，在一塊兒聚攏來。這是正午時刻。闔家人在門前

梨樹影下吃飯；父親，母親，四個小孩，和助手——兩個婦人，三個男人——都在那裏。大衆守着靜默。喝湯之後吃着——一碟子的山芋和鹹肉。

一個婦人常常站起來擎了個瓶子到地窖裏去取出更多的雪茄煙來。

一個身軀高大，四十多歲年紀的人，瞧着一棵葡萄樹，無枝無葉，彎曲着像蛇的沿在屋子的一邊。

他後來說道：「今年父親的葡萄樹發芽很早，或者我們可以得着些葡萄呢。」

婦人回頭過來四面瞧着，不說一句話。

這棵葡萄樹是種在他們父親打獵的地方。

當一八七零年的戰爭，普魯士人佔據着全國，否特火勃大將，率領北部的軍隊反抗他們。

普魯士人建設他們的司令部在這個田莊上。老農人場主，配而密倫尊長，費極大的能力歡迎和處分他們。

一月之內德國的先鋒駐紮在這個村莊上。法國人在距離十利齋之處，不動地守着；尚且每夜有幾個荷鎗的騎兵是失蹤咧。

尤其是單獨的偵探，他們一羣不滿三人送到前哨去的，沒有一個曾經回來的。

次日早晨在田裏或溝裏找着他們的屍首。沿路找着割斷喉管的馬。

這些行兇似乎是同一個人的作爲，永遠不會發覺的。

這是暴虐的國度。農人們犯了嫌疑罪鎗斃，婦人們監禁牢獄中；小孩們驚駭着想得着個通告。沒有一件事是確

實的。

但是，某天早晨，找着密倫尊長伸出在小房子外面，一條刀痕經過他的臉上。

兩個騎兵是瞧着死在大約離開田莊一里半路的地方。一個手裏仍是捏着血淋淋的刀。他爲抵禦自己生命戰着。一次軍法會議立刻在露天村莊的前面舉行。這老人帶到前面來。

他年紀是六十八歲，矮小，瘦弱，灣背，伸着兩隻大手如同蟹爪一樣。他白色的頭髮是稀少而薄弱，像小鴨子的絨毛，使得頭皮都露見。棧色和縐紋的頭頸，露出粗大的血管，在近顎處沒瞧着，又在顛顛處出現。他有吝嗇的名聲，人們不容易和他相處。

他們安排他在四個兵士之間，在廚房桌子的前面，那桌子是從外面拖進來的。五個官員和陸軍大佐坐在他的對面。

陸軍大佐講着法國話道：

「密倫尊長，自從我們到這裏來我們僅不過稱頌你的好處，你常常感激甚至於留意到我們，但是今天可怕歸罪的事情臨到你頭上，你必須弄清楚的。你的面上怎樣受着傷痕呢？」

這老人沒有話回答。

大將繼續說道：

「你的靜默歸罪於你，尊長密倫，但是我要你告訴我！你知道嗎？你知道誰殺掉兩個荷鎗的騎兵在今早克而浮吓近處發現的？」

這老人清楚地答道：

「我知道的。」

陸軍大佐驚奇着一分鐘說不出話來，直向犯人看着。密倫不覺苦痛地立着，呆呆地瞧着鄉下人，他的眼睛下垂着如同和牧師講話一樣。剛巧有一樁事使得他不安穩；他接連嚔唾沫，很費氣力，雖然他的喉嚨是可怕地緊張着。

這人的家族，他的兒子琴恩，他的女婿和他兩個孫子立在他後面幾尺的地方，迷惑和驚恐着。

大將繼續說道：

「你也知道那一個殺掉這些騎兵，那是一月之內，通國之中，每個早晨發現的屍首？」

老人回答着和同樣的呆呆瞧着：

「我知道的。」

「你攏總殺掉他們麼？」

「啊吓！我做的。」

「你一個人麼？攏總一個人麼？」

「啊吓！」

「告訴我這樣做的。」

這人似乎是行動着必須許多時候的談話明明是吵鬧他。他期期說道：

「我不知道！我不過是做的人。」

大將繼續說道：

我告戒你，你要告訴我各樣事情。你可決意地告訴我。你怎樣開始？

這人拋掉煩惱的面容對他們的家族，立近在他的後面。他躊躇一分鐘之久，於是立刻堅決地服從命令。

我在某晚十點時回家，就是你來的後一夜。你和你的兵士從我這裏掣了五十餘依可斯的飼料，和一只牛兩隻羊。我對自己說：他們從你處掣着的，剛同你要使得他們取回的一樣。並且我有許多心事告訴你。剛巧我注意你們一個兵士他是在穀倉後面近溝處吸烟。我掣把鑷刀慢慢地走到他背後。一刀砍了他的頭，如同斬草一般。如果你向着池底裏看，你可找着他細繫在一個山芋袋裏，上面縛牢一塊石頭。

「我得着一種觀念。我脫掉他所」的衣服，從靴子到帽子並且藏在場後面的小樹林裏。」

老人停止着。官員們不言語地互相離着。問題再起始，這是他們所知道的。

有一次兇手犯了罪，活着的人祇有一種思想：「殺掉普魯士人」他盲從地恨他們，兇惡貪心的恨着但是一個愛國鄉人的舉動。他說他有他的觀念。他等着幾天。

他可任意來去，因為他自己表示十分顯貴。對於攻擊者露出柔順和服從的模樣。每夜他聽見前哨離開着。某夜他跟着他們，打聽着他們去的村莊的名兒，並且認識幾個德國國字，那是他對於軍人們開會時發表意見的工具。他攢進後院，滑入樹林之中，尋着了死人的衣服並且著在自己身上，於是他起始爬過田裏，沿着籬笆走，免掉人家瞧着，聽人家極低微的聲音，如同捕鳥人一樣的疲勞。他即刻想着時機已到，他走近去並且藏匿在矮樹的後面。他等了一會。到半夜時分，他聽着快跑的馬聲。這人把耳朵靠地一聽知道僅有一個馬夫走近來，於是他預備等着。

一個荷鎗騎兵飛也似的跑來，帶着公文。他很謹慎地去了。當他僅僅乎離開幾步之後密倫尊長拉着他自己經

我告戒你，你要告訴我各樣事情。你可決意地告訴我。你怎樣開始？

這人拋掉煩惱的面容對他們的家族，立近在他的後面。他躊躇一分鐘之久，於是立刻堅決地服從命令。

我在某晚十點時回家，就是你來的後一夜。你和你的兵士從我這裏擊了五十餘依可斯的飼料，和一只牛兩隻羊。我對自己說：他們從你處擊着的，剛同你要使得他們取回的一樣。並且我有許多心事告訴你。剛巧我注意你們一個兵士他是在穀倉後面近溝處吸烟。我擊把鑷刀慢慢地走到他背後。一刀砍了他的頭，如同斬草一般。如果你向着池底裏看，你可找着他細繫在一個山芋袋裏，上面縛牢一塊石頭。

「我得着一種觀念。我脫掉他所穿的衣服，從靴子到帽子並且藏在場後面的小樹林裏。」

老人停止着。官員們不言語地互相聽着。問題再起始，這是他們所知道的。

有一次兇手犯了罪，活着的人祇有一種思想：『殺掉普魯士人』他盲從地恨他們，兇惡貪心的恨着但是一個愛國鄉人的舉動。他說他有他的觀念。他等着幾天。

他可任意來去，因為他自己表示十分顯貴，對於攻擊者露出柔順和服從的模樣。每夜他聽見前哨離開着。某夜他跟着他們，打聽着他們去的村莊的名兒，並且認識幾個德國國宇，那是他對於軍人們開會時發表意見的工具。他攢進後院，滑入樹林之中，尋着了死人的衣服並且著在自己身上，於是他起始爬過田裏，沿着籬笆走，免掉人家瞧着，聽人家極低微的聲音，如同捕鳥人一樣的疲勞。他即刻想着時機已到，他走近去並且藏匿在矮樹的後面。他等了一會。到半夜時分，他聽着快跑的馬聲。這人把耳朵靠地一聽知道僅有一個馬夫走近來，於是他預備等着。

一個荷鎗騎兵飛也似的跑來，帶着公文。他很謹慎地去。當他僅僅乎離開幾步之後密倫尊長拉着他自己經

過路上，悲傷着喊「幫助！幫助！馬夫立刻停下，認識是一個德國人，當他是受着傷的並且沒有馬騎，走近來沒有一點疑意，恰巧他近着不相識人時，他在近身處從一個長而彎曲的刀身中拔出一把指揮刀。他不覺痛苦地揮着，僅在末次的振動激痛着。於是農夫從心坎中發出一種熱烈的快樂來，重振精神，因為自己娛樂起見，割了死人的喉嚨。他於是把屍體拋入溝裏。

那馬靜寂地等着牠的主人。密倫尊長騎着並且快快地跑經過平原。

約摸一點鐘之後他注意着幾個荷鎗的騎兵並行着回家，他對準他們的去路騎着走，不時喊着「幫助！幫助！」這些普魯士人認識這樣的制服，不疑惑地讓他走近來。老人從兩人之間穿過，像一個砲彈的擊中他們兩個，一個用指揮刀砍掉那個飲彈畢命。

他於是殺掉了馬，德國馬！此後他急急乎回到樹林裏，藏一匹馬。他脫去制服再着舊時的衣衫，於是回到牀上

直睡到早晨。

接連四天他沒有外出，等着事體了結；但到第五天他又出去用着以前的計畫殺了幾個兵士。從此以後他着進行沒有停止時候了。每夜他四處遨遊搜尋冒險之事，殺德國人，忽此忽彼，疾馳經過荒涼的地方，在月夜裏，一個失路的騎兵，一個打人的獵者。於是他的工作完成了，讓許多屍首沿路拋着，老農人回轉去藏掉馬匹和制服。他去，向着正午時分，擔回燕麥和水喂馬，加意留心地喂着，如同要牠做一樁大大的工作。

但是其中之一人已經在前夜攻打的，爲着防禦他自己，殺了老農人，用指揮刀在臉上砍着。

雖然，他已經殺掉他們兩個。他回家藏掉馬匹再着他平日的衣服；他一到家之後覺得十分疲乏，懶洋洋地臥倒在馬房中，無力逕走到室中了。

他們找着他在稻草上流血。

當他講完了故事之後，他忽然抬起頭來驕傲地看着普

魯士官員們。

陸軍大佐敲着髀問道：

「你沒有旁的話麼？」

「沒有；我已經完事了；我殺掉十六個人，不多也不少。」

「你知道你快要死掉嗎？」

「我沒有請上帝救命。」

「你當過兵嗎？」

「是，我依時供職的。如此說來，你是殺掉我的父親。他是

第一朝皇帝手裏的兵士。在上月裏你殺掉我最小的兒子，勿朗可斯，近歐由克斯的地方，我應還你一次債，我還清了，我們是相等。」

軍官們互相瞧着。

老人繼續說道：

八個人抵了我的父親，再有八個人抵了我的小孩——

我們是對等。

我不和你尋什麼爭論。我不知道你。我並且不知道你從

什麼地方來。你現在吩咐我的家事如同你的樣式。我向別人報讎。我不憂愁。

並且，豎直他灣的背脊，老人摺籠他的臂膊像一個好漢的模樣。

普魯士人作着長時間低聲調的談話。其中之一人，一個船長，他也在上月裏失掉他的兒子，防禦着苦惱人，於是大佐起立行近密倫尊長作低聲調說道：

「聽着，老人，這裏或者有一種法子救你的性命，這是一——但是這人不聽着，並且，他停住眼睛向着可恨的官員瞧，一陣風起把他軟軟的頭髮飄動着，他歪看殺氣騰騰的臉，露出一種正真可怕表示，並且凸出胸膛，用力打着，正中普魯士人的臉上。這大佐動怒着，伸出手來，在那人第二次打到臉上時。擺總官員站起來同時叫喚保守秩序。不到一分鐘，這老人仍是不感苦地向牆壁撞着，對着琴恩，他的大兒子，女婿和兩個孫子，微微地笑。他們目擊這樣的景象，都在大大的驚惶中。」

# 金錢教育

張碧梧

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端坐在一張椅子上。滿面愁容。不時的唉聲歎氣。伊身旁還坐着一個少年。年紀總有十七八歲。臉上露出十分抑鬱的神氣。眼眶裏面。水汪汪的。並將淌下淚來。他們二人默然對坐了一會。婦人先開口說道。兒呀。想別人家的兒子。大半是貪圖頑耍。懶怕讀書。父母時時的督率着。還難以約束他們。你却出於自願。定要再去讀書。我為娘的見了。心裏自是非常歡喜。論理就該放你前去。將來在大學堂裏舉了業。有了高深的學問。自然能個做出一番大事業來。那時你父親死而有知。也得笑得眉飛色舞。祇是大學堂裏的學費。比較中學堂。要加多不少。我怎能有這力量來擔負呢。他聽了這番話。低頭不響。伊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道。有許多人。家兒孫們爲了上人丟下的遺產。爭鬧個不休。往往因此涉訟。經年累月。

不得了。結。家庭間的和氣。就喪失得乾乾淨淨。所以有些人主張打破這遺產制度。一來可以消除兒孫們的倚賴性。二來也可免去這一種爭端。因爲遺產實在是有害無益的。但是你父親死後。又可惜無有一些遺產。否則我們的生活。固然不致這樣爲難。你的學費。又何致於無有着落呢。兒呀。俗話說得是。凡人到了甚麼境遇。就該作甚麼打算。我家既已窮困到這樣。萬萬無有力量。担任那重大的學費。你也祇好將這求學的心思。暫時收拾起來。先到社會上面。謀個安身之處。每月能掙到幾個錢。爲娘的也可安閒一些了。左右你已是個中學堂的畢業生。賺碗飯吃的本領。總可綽綽有裕了。他到了這時。止不住流下淚來。哽咽着說道。不是這般說。求學的目的。不祇是賺碗飯吃呢。我並以爲越是窮人家。子弟們求學。越發要緊。因爲

將來纔可有生發之望。否則一代代的窮下去。到底也無有翻身之日了。伊道。你說的話。委實是至情至理。怎奈家裏無有這一筆錢。做你的學費。而且大學堂裏。還不祇是學費大。便是一切的用項。也着實不在少數。我嘗聽人說過。一本書的代價。便須一二十元。兒呀。我們家中。有這力量担負麼。他說不出甚麼。仍是呆呆的坐着。一會。忽然用手帕將眼淚揩乾。神情活潑了許多。聲音也提高了說道。母親。我到有個計較在此。想我考入大學堂裏讀書。不過三五年間。便可畢業。在這個時期以內。所有的用度。統算起來。有幾百元也儘敷了。我的大姑母家。本是個富戶。不妨向伊去商量。借幾百元來。做我的學費等用。等我畢業之後。不難謀着高等的職業。那時再歸還伊。一則彼此既是至親。再則並可成就我的學業。想伊定能答應的。母親去向伊商量。還是我自己去請求伊呢。伊望了他一眼。鼻孔裏哼了一聲道。無論我去還是你去。結果是一樣無效的。他楞了一楞。搶着問道。母親何以見得呢。伊道。原來你

有所不知。想你剛正考入中學堂時。除去應繳的學費。還有操衣費和講義費等等。大約總須一百元左右。那時我便去和伊商量。想暫時借來救急。再慢慢的歸還伊。不料伊竟一口回絕。我再三央告。伊始終不答應。委實我無法。祇好拿我的首飾。兌換錢來應用。那時候。我怕你曉得了這番情形。心裏難受。所以直到如今。未曾題過。你想伊連一百元還不肯借。還說甚麼幾百元呢。何苦再去討個沒趣呢。他聽了這番話。非常失望。活潑的神情。立刻又變成了呆板。伊嘆了一口氣。又道。窮人家的子弟求學。真是苦惱。像你如今能在中學堂裏畢業。已不知耗費了我多少精神和氣力。我見你從小兒資質還算聰明。大了。也很肯用功。不忍阻止你求學的心願。家裏無錢。向人去借。借不到手。便拿物件去典賣。一面再替人家做些活計。好賺幾個錢來貼補貼補。你不是常常見我到了三更半夜。還忙着做活計麼。你不是常常催我睡覺。我都是含糊答應着麼。我在這幾年當中。天天如此。你纔能够在中學堂裏畢

業。否則你祇好離開學堂。去學習生意罷。因此我常想到那些貧窮的孤兒。倘若他們的母親不會做活計。或是體質弱。不能像我耐這勤勞。那些孤兒。不是就祇好失學了麼。失學的少年。那能還有光明的前途呢。這是何等可嘆可憐的事呀。他聽了伊這一篇話。心裏纔明白這幾年中的景況。自然是萬分感激母親。不由得又流下淚來。緊緊握着母親的手。親了幾親。這熱眼淚滴在伊的手上。頓使伊的精神上。大大的受着感觸。就又道。如今你既有志再考去大學。我未嘗不願再耐幾年的勤勞。好成就你的學業。怎奈我雖費了全副精神和氣力。還抵不上對方半數的用度。你的學業。仍不免半途而廢。却白白的將母親犧牲去了。不是也太不值得麼。他道。天下那有犧牲了母親去求學的道理呢。事到如今。我千不怪。萬不怪。祇怪那班辦教育的人。怎麼不替一般平民設想呢。伊道。不是麼。論理政府裏面。應該指定一筆的款。辦理平民教育。專教育一班平民子弟。大學堂裏。也當訂定一條規則。凡遇有

平民子弟。有志來求學的。必須斟酌情形。免收學費的全部或半部。所有別種用度。也當酌量減輕。這減收的學費和別種用度。應當由政府擔負。不能使學堂本身受損失。免得動搖學堂的根本。這因為教育本貴乎普及。不能偏重於有錢人的方面。平民子弟。也一樣有立志想受高深教育的。政府自當予以補助了。但是中國已窮到這個地步。縱有一些稅收。忙着支付兵費。還愁不足。那能顯得到辦教育。更那能顯得到辦平民教育。至於那幾個號稱國立的大學。所需的經費。政府既不能如數供給。那大學為維持校務起見。自不得不加重一些學費。這原不能怪辦教育的人不是。不過這麼一來。進大學讀書的學生。非富家子弟不可。平民子弟。雖有此志。却祇好望着嘆氣。於是這教育就再也不能普及了。而且平民子弟。既無有高深學問的機會。又怎能走上飛黃騰達的大路。富者終於富。貧者終於貧。這富貧階級。也就永遠不能調和了。這真是國家最不幸的事呢。他連連點頭道。母親這番議論。

真是透關極了。貧富階級不能調和，必致時時發生衝突。國內的秩序，就萬萬不能整齊。教育不能普及，那更是國家根本上的大毛病。國家縱能有進步，也不過如蝸牛行於壁上，那進步也委實艱難呢。伊道：你這還是寬泛的論調。據我看來，一個國家到了教育不能普及的時候，這國家非但無有進步，必得還日漸墮落呢。因為教育的原理，貴乎普及。如今學費這樣重，用度這樣多，能够去求學的自然祇是富家子弟。這富家子弟當中，真心用功的，原也很多。但那祇爲了虛榮起見，情願白花幾許錢，敷衍過了學年，好弄到手一張文憑，招搖人的耳目的，必也不在少數。試問這一班人，對於國家有甚麼利益呢？至於平民子弟，政府裏既無有錢去教育他們，將他們養成一種人才，於是久而久之，國中便有人才寥落之感。國家的事，無相當的人來料理，自然不能有進步。不進則退，結果就一天退步似一天了。他道：這樣說來，金錢教育盛行，便是國家危亡之兆。想來真有些害怕啊。但是我們是平民，那有能

力去過問國家大事，也就不必去再說了。不過因母親這麼一說，將我求學的壯志，已打消了大半。在我的初意，原想考進大學，經濟缺乏些，去向親戚們挪借。等到畢業之後，便可考投官費出洋。那時便不須自己拿錢出來了。伊望了他一眼，接着搖搖頭道：這又是不知輕重的話了。考官費出洋，是何等的難事。未必有你的分兒。因為歷來投考官費出洋的學生，憑着真才實學考取的，原也很多。但也有些是靠着情面，或是金錢運動而來。想你的才學，既不能超過別人，又無有情面 and 金錢，那麼你的名字，怎能填上那張名榜呢？再說考取了官費之後，出洋留學，學費等等，政府裏未必能按期匯寄。到了那時，留學生們，連食住都不能妥當，怎能還有心思去讀書。倘若家中本來有錢的，還可寄一筆錢去接濟。若像我們這種窮人家，那豈不是糟糕了麼？學問未曾求到，反要流落在外國了。這並不是我亂說。你看報紙上面，不是常常有這一類的記載麼？這樣想來，平民子弟，至多祇能受着普通教育。若想去

受高等教育。那就萬分爲難了。他恨恨的道。平民子弟。果真無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麼。這真是太平等了。又含着悲聲說道。我既不幸生爲平民子弟。就不想去受高等教育了。祇是我的前途。作何打算呢。我憤恨之餘。倒想不出個主意。伊很懇切的道。我已替你打算定了。如今你已在中學堂畢業。我拿這幾年間的心血和精神。已爲你換到這普通知識。爲今之計。你還是在社會上面。謀個立身之地。每月能賺幾許錢。你便儲蓄起來。家用好在有限。憑我這殘餘的力量。大約還能顧全着。等你積成了巨數。若仍有志讀書。那時不妨再去讀。你看這打算可好麼。他想了想。蹙了一蹙脚道。祇好這樣。除此那有別法呢。伊又

道。兒呀。並非我不讓你去讀書。祇恨我無有力量擔負這重大的教育費。這一層你務必明白。切莫怪我不是。他連忙回答道。母親說那裏話來。若非母親耐這幾年的勤勞。我早就失學了。我方且非常感激母親。何敢反來怪母親呢。我祇怪這金錢教育。怎麼能這樣盛行於世。又竟然無有人來挽救。却任憑他逼迫許多青年學子失學。這纔是最大的慘事呢。

此後他果然棄學謀生了。於是金錢教育就又斷送了一個前程遠大的學生。社會上面。也就多了一個失學的青年。然而社會上的人。誰來過問。教育當局。更是不理會了。

## 校印詩廬詩文鈔既竟漫題一律

莊 俞

名士從來有部落。聞人十九識詩廬。平時嘔却幾升血。死後刊行一冊書。贏得

胸懷多曠達。那堪身世少安舒。京華過往常相左。校閱遺編竟屬予。

# 古香室語考 (續)

章梅魂

張三李四 張三袴口窄。李四帽簷長。(王安石擬寒山

(宋史李先傳)

詩)

錦上添花 麗唱仍添錦上花。(王安石詩)

一塊肉 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宋史)

十室九空 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王安石詩)

天堂地獄 要天堂以就善。易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

同病相憐 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吳

敕身。孰與從理以端心。(宋史)

越春秋)

不耐煩 弟炳之爲人。強急而不耐煩。(宋史庾登之傳)

痛哭流涕 韓琦讀孫洙策文。嘆曰。痛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宋史)

萬事全休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誨同母弟也。初

自飽不知別人飢 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見

保勗在襪。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而笑。荆人

晏子曰。怪哉。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

目爲萬事休。(宋史荆南高氏世家)

饑。溫而知人寒。公何不然也。(晏子春秋)

錯安頭 人目以僂語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

(未完)

# 兒 童 理 科 叢 書

這部理科叢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爲補助課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

## 書 名 列 下

- |         |           |
|---------|-----------|
| (一) 火柴  | (十二) 無線電報 |
| (二) 火爐  | (十三) 飛行機  |
| (三) 燈   | (十四) 潛水艇  |
| (四) 鐘   | (十五) 顯微鏡  |
| (五) 蒸汽機 | (十六) 望遠鏡  |
| (六) 船   | (十七) 攝影術  |
| (七) 車   | (十八) 留聲機  |
| (八) 火車  | (十九) 活動影戲 |
| (九) 電報  | (二十) 電上   |
| (十) 電話  | 電下        |

每册定價五分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筆 記 小 說

能博見 聞增知 識而為 消閒妙 品雅俗 共賞者 其惟筆 記小說 乎本館 印行各 種定價 極廉茲 將名目 列下以 供採購

庸庵筆記	本足夜雨秋燈錄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支志	虞初續志	虞初新志	履園叢話	兩般秋雨盦隨筆	廣陽雜記	廣智囊	清稗類鈔	同上續編	東坡逸事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甲編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册十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四角	五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	二角五分	三角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索隱	小說叢考	精刊觚牘	閱微草堂筆記	遺愁集	茶餘客話	聽雨軒筆記	夜談隨錄	淞濱瑣記
一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六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八角	四角	六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五優城

石農

在春天的時候，景緻極美，氣候又溫暖，正是玩山遊水極好的機會。我因着感懷時事，滿腹的牢騷，沒處發洩，又記得古人曾說過：『浮生若夢，爲懼幾何！』這句話。所以每乘着這個良辰美景，花鳥宜人的時光，作長途的旅行，以澆那胸中的塊壘；但是每次旅行，沒有定向，沒有準期，信著步無意識的進行。

有一次北出長城，過居庸關，爬到八達嶺的極端。好像駕上了青雲，成了神仙，真是像古人所說：『水到無岸天是岸，山登絕頂我爲峯。』一點兒不錯。俯視五彩的祥雲，一朵一朵的漂搖在懸崖峭壁的前邊；潺潺的泉水，由山罅裏湧薄而出，清冽可鑑。山坡腳下的居民，關門閉戶的，忙他各人的生活，消磨他們的歲月；有時候他們的工作完畢，出來眺望山下的風景，口裏唱着幽幽蕩蕩的山歌，逍遙自在的那種神情，一看便知道。絕對沒有爭名奪利

的妄想；奢侈快樂的嗜好。看到這裏，心裏也不知道是豔羨哪，還是佩服？

有一次順着京漢路，到得石家莊。登了正太車，越過娘子關，直達太原省城，在那裏逛了幾天，參觀了幾處學校，倒是都很發達。以後又到得省議會旁邊的友梅幼稚園，看看那規模，較比起北京的，還覺整備呢。甚麼女師範，中學校，高等國民學校，設備都算完善，紀律也很嚴肅整齊。惟獨基督教會，雖然也有自立會，青年會，但是不能說很發達；也足證那個地方的人，如何頑固不化啦。以後又到了北方的一個地方。又是山菁林密，形勢險峻，道路崎嶇。走到這裏，覺着聳青疊翠，嵐氣近人，越發高興起來；倒要探探這松柏成行，森林蔽天的所在，到底有甚麼奇妙？那知信着步走來走去，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座城郭。高高建在那山峯的頂端上，牆是用極結實的巖石築成的。看到

這裏，不免動了我的好奇心。到底這荒山僻壤中，有多少人？風俗怎樣？決意要調查一下：於是就鼓勇而前的，向着這城進行，約摸走了三四里路，就到了城門口。一直進去，留神瞧看，原來跟別處，大同小異，沒有甚麼很出奇的樣兒。

他們的房子，構造倒很新鮮！屋頂是平的，四圍環着三尺高的短垣，並且有石梯，通到一間屋裏，屋裏沒有方角，統通是圓的，很寬大。夏天的時候，天氣熱了，他們在屋頂上支了棚子。夜裏睡在上頭，日間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休息。那石墩石棹，是常久擺在那裏。早晚眺望山景，可以看到幾十里外去，那森林裏的野獸，出沒其間，正如一個很大的萬牲園。虎豹獅象鹿熊狼狐，無一不備，看的很清楚，因此我想他們的城牆，修的那麼結實，一定是防備野獸了。

他們的院裏，都植着許多樹。甚麼梨桃栗李棗杏，全都不用買去。兩樹之間，繫着秋千架。到晚上五六點鐘的時

候，一簇一簇的小孩子們，結着隊去玩耍，原來別看這個偏僻的城池，倒是絲毫不野蠻。男女從小，就都入了學堂念書，大概十之九家，是書香門第。聽說都是明末的時候，那些文人碩士，抱着厭世主義，遷來隱居。以後一輩一輩的傳下來，繁殖了這麼多人口。其中也有因着以後家道中落，作了農人工人，或是轉了業，爲商的。但是他們如同是一個小國，組織完善，條律井嚴。我在那裏，住了那麼些日子，從未看見一個乞丐，或是聽見鬧賊的事情。顛危相扶，疾病相恤的，很和氣。比方誰家窮了，或是遭了意外的災難，一經調查清楚，便將濟貧所裏的錢糧，酌量多寡，適當分配了，施送給他。但是非有特別的大故，倘若因着他，不事正業，一味的胡爲濫用，那可就按照法律，擡出境外了。所以人人都是奮勉勤儉的，沒有人肯甘心自棄的去蹈那種危險。他們的街道，雖不甚寬，倒很平坦，全是用石砌成的。從未見過有人在街上，違犯了那衛生的條件，作出不講公德的事體，他們成了習慣了，個個都把名譽道

德，看作比性命還要緊。自然那法律，雖有若無了。那裏從沒人到過。因為他們也是如美國，從前守着孟錄主義似的。但是他們常分配出幾個聰敏過人，道德超衆的人物，走到各處，調查調查各地的風土人情，研究政治學術，回去或是改良教法，或是嚴行禁止。他們十二分的小心，把外邊的浮華風俗，一概不用。總失不掉他們明代的古風，這是我極端佩服的。他們又派出極老誠，極熱心的中年人，到美國遊學，但他們無論是誰，從來未曾跟外人說：他們是這城裏的人。惟恐人家知道了，來攪擾他們的治安。所以外邊的人，也不知道這城裏的細情，不去注意他。就是我也應許了他們，不給世人說知了，這個所在。如果有人問我，我就答覆他，是個五優城。若再問在何處，我就忘記了。

他們的教育章程，是無論男女貧富，都須至少高等小學卒業。所以家境困難的，雖然不能升學，然而自己也可以在工作完畢的時候，研究研究各種的科學。女子對於

美術如刺繡，研究的尤精。他們的風俗，雖然是不免守舊，但是由於輸入去的各種知識，他們很能改革，新舊互用，因為舊俗，不是一概不可用的。至於女子的能力事業呢，不比男子低下一等，自然權利，也無所軒輊了。我曾問過他們說：「貴處的風俗制度，鄙人實在佩服的很。但是貴處的女士們，似乎不是特別爭求權利，怎樣就能與男子一律的相待呢？」外邊還是那樣重男輕女嗎？我們敵處的風俗，比從前改革多啦。因為我們既是謀求自強，必得羣策羣力的協作。倘或不許女子平均的擔負，不但她們不甘暴棄，連我們因着擔負太重，恐怕也辦不好。況且她們跟我們既是受了同等的教育，她們所作的事，比我們也差不多。並且有我們辦不到的，她們確是能辦。想天生男女，不是竟為生殖的用處，也各分配了相當的責任，我們焉可輕視她們呢。您在這裏久了，自然就知道我們這裏細情了。」以上是他回答我的話。咳！我們中國，若是男女教育普及了。作到了男女合作的精神。別說家庭得着

了美滿的快樂，國家的前途，還會這樣的危險嗎？

他們婚姻的制度，是男子到二十五歲，女子二十三歲的時候，算是成人，然後就到成人社裏，報了名，有媒人到兩家去議婚。其中或是被女家或男家所委託的，本人認可後，必須父母也認可了，才能定妥。婚書簽字後，非萬不得已時，不得取消婚約。若離婚，則男不得再娶，女不得再嫁。若結婚後，男亡妻，或女喪夫，其有不得已處，亦可再娶，再嫁。否則以守節爲佳。至於他們兩方面，若是未曾認識，婚約不能成立之前，得由在成人社面談，或通信，至五次，再視兩方認可與否爲定。或經兩方父母許可，在家面談亦可。他們也有半途改志，罷退婚約，終身不嫁娶的，但是非有很堅決的毅力和節操，獨立的能力，不能如此。

他們對於體育上，也很講求，除了在學校裏，有體操訓練之外，就是在家裏，每天早晚，也有一定的時間，練習那最普通的「武穆八段錦」。所以他們人人自幼都會。人的身體，也異常強健。雖然那半盤古稀，蒼顏白髮，約老

嫗老翁，精神體魄，還不見衰頹呢。我的身體，素稱強健，惟性情太懶。自從跟他們天天的練習，也覺着神清氣爽，力富志豪，好像自己有隻手擊天的力量了。起初還覺着神疲力竭，四肢酸痛，以後漸漸的習慣了。到時候不練，像缺少一件大事是的，心裏很不自在，所以懶惰的惡性，也好了，身體也沒有病。

總之他們的風俗，與制度，雖不十分維新，也不太舊，總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改良。他們的生活程度呢？比較從前固然高了。然而他們因爲人口的增加率，不很強大。（大概受抱獨身主義的影響）土地的生產力，不減弱。加之四圍的地，稍稍有點墾闢的意思。我在那裏，常常的跟幾位老者，談今論古，評文誦詩，確有那此間樂不思蜀之慨。後來因爲久遊不歸，恐貽倚閭之望，不得已，重整行裝，尅日就道。臨行的時候，還諄諄叮嚀，重會的佳期呢。我因着父母的恩未報，不敢決定準期，不然我就了此半生，不再入那惡貫滿盈的污濁社會，去討那萎靡不振的生活去了。



# 司茄與幫克的談話

原名 *Scamarelle et Panerace*

Molière 著

吳韻清

司——我想跟你談談。

幫——你願意我用何國的言語麼？

司——何國的言語麼？

幫——是的。

司——那一定用我口中所談的言

語，我想我一定不是向人家口中借來的。

幫——我想說，是用何種鄉談何種

方言？

司——呀！這是件別事。

幫——你願意我說意大利話麼？

司——不是。

幫——西班牙話？

司——不是。

幫——德國話？

司——不是。

幫——英國話？

司——不是。

幫——拉丁話？

司——不是。

幫——希臘話？

司——不是。

幫——土耳其話？

司——不是，不是；法國話，法國話。

幫——呀！法國話，向這邊來；因為我

那耳朵是用他聽各國的方言，這耳朵是用他聽我們口常說的本國話。（指法文）

這篇是法國麥利愛 Molière 的傑作；他是一六二二年生在巴黎，他是法國十七世紀文壇的健將，他的詩文小說是很多很多；像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L'avare, le Maladie imaginaire*

等等，沒有一篇不受人歡迎的；所以他的文名響極了；他在一六七三年逝世。韻清附識七，二十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 老厭物

張枕綠

周家的老宅。孤另另的聳起在一個榆樹林旁。離開城市很遠。建築果然莊嚴華麗。可惜歷年已久。測度起來。至少有一二百歲。牆壁剝落。滿呈老態。好似一個孤標岸行的道學先生。抱着憤世嫉俗之念。所以不在城市中。和那班新規模的建築物。有若雅善修飾的時髦少年們。同流合污。獨在這清曠超俗的荒野立足。不錯。周老先生的性格。正也和這個住宅相彷彿。他承受了他先人的這個遺宅。只管住在裏頭。讀讀經書。彈彈古琴。一年到頭。難得到城市中去。他不需有交際。原有的親戚。也感得他冷酷無情。不相往來。這所住宅到了他掌握之中。就沒有客人來臨了。他從少年時代。直到如今七十多歲。仍是如此。他雖眼看他妻子死去。他的兒媳死去。替他們一一料理過喪務。會

不改變他那孤癖的性情。他對於讀書彈琴的生活。毫不厭倦。直可說就在夢中。或是偶然的理想界中。也不會厭倦過。他有兩個孫女。現在一個二十二歲。一個至少也有二十歲了。他教他倆讀書彈琴。竭力使他倆承受他的趣味。他常說。如果他們能夠儘量承受。那便是承受了無上的幸福。比承受百萬家私還大。他們變為有福之人了。今天這個住宅中的情形。大大改變起來。却因有客人要來了。周老先生在他的紡綢長衫外。加了一件紗馬褂。以表示他對客的敬意。他手中的大扇子却不住的揮著。大袖管中的手帕。不住的掏出來拭汗了。他依舊危坐在書室裏讀書。以待他那兩個孫女。在上午整理各室的陳設。頭頭是道。井井有條。喫過了午飯。便手忙腳亂的在廚房

中料理菜肴。直到現在還沒有完事。這是他倆的主意。以爲貴客第一次上門。總該格外優待些的。原來離開這裏一里路光景。新開一個織布廠。計自開工至今。還不滿半年。那布廠的範圍倒也不小。就是這周家雇用的。一個燒火老媽的媳婦。也在裏頭做工。賺一筆工錢。這個廠是一個姓徐的大資本家獨資創辦的。廠中的經理。就是那資本家的二兒子。年紀只有二十三四歲。曾受中等教育。性喜美術。愛畫也自學畫。他父親要他從事商業。以便將來繼承所業。看他生性聰明。如肯專心。不論何事。都有可造。所以特地開設了這個布廠。教他經理。藉此一來。覘察他的才能。二來給他一個經練的機會。他到了此間。每天聽那嘈雜的機聲。看那一個個機器般從事工作的窮婦人。到了晚上。又必和兩個治下的老年人。結算賬目。一連一個多月。他覺得厭煩極了。他知道那兩個老年人。對於工人是一致苛刻的。對他脅肩諂笑。是看在金錢的分上。這一對俗不可耐的商人。怎和他談得來。於是他時常獨

到廠外游散。領略些田野間天然的風味。有時還帶着寫生器具。見有可以入畫的景緻。隨隨便便的畫幾張。這裏一帶。沒有大戶人家。所以他特別注意這個周家的老宅。有一次他經過這宅時。瞧見周老先生和他的長孫女閒站在門外。一個是道貌岸然。一望而知爲博學多能的前輩。一個是冰肌玉骨。比較起那班廠中做工的蠢婦人來。誠有仙凡之別。他料知這是本地的紳戶。雖不相識。覺得理應對於地主。表示親善。就向他倆略微笑點頭。禮無不答。他倆自然也對他點點頭。他過去了。後來他在廠中的工人口中。知道周老先生果然是個高雅的讀書人。這麼大的年紀。還成日價讀書不倦。就是周老先生的兩個孫女。家學淵源。書香後代。根據那工人訴說。常聽得周宅裏女人讀書之聲。可以測知窮鄉僻壤之間。却有一對才華絕好的姊妹花了。他雖不把這一千人十分放在心上。但在無聊之極時。就是繪畫的興味也淡了。遊散更覺乏味了。總想和人談論談論。他默揣那周老先生。當是一個

適當的人物。所以有一次他寫了一封極謙恭的信。備道慕欽之忱。並見說明客中寂寞。要來領受教益。不知夫子之牆千仞。可能教人窺見室家之好麼。周老先生接到此信。心中好生快活。加着他兩個孫女在旁慫恿。他就寫了一封覆信。約那姓徐的一個日子。請到來此敘敘。就是今天。兩個孫女一頭在廚房裏殷勤做菜。一頭各自忙着察看天色。看看太陽漸漸西沉了。接着廠中散工的鐘聲傳過來了。大家知道那姓徐的快要來了。格外趕緊做事。把一切菜肴都預備好了。趕着回房打扮去。

沒一會兒。那布廠中的小主人果然來了。穿着印白直羅新衫。式樣不十分花描。倒也見得落落大方。戴着一頂軟紳帽。在鄉間是不大看見的。周老先生含着笑臉迎他到客堂裏。分賓主坐下。送過茶後。和他攀談起來。但他看見主人穿着馬褂。自己不曾穿。似乎有些拘束了。又聽得屏後隱隱有女子笑語之聲。料有女眷在那裏竊看。而且其中必有一個是前天所見的那周老先生的孫女。不免更

覺得不安。

周老先生和這少年客人約略互詢了幾句家世之後。便大談聖人之道起來。滔滔汨汨。如決黃河之口。他忘記了和他對着的是第一次來此的客人。還當是平日對着兩個孫女的光景呢。他說話的聲音倒很響亮。也許有許多少年人及不上他。當他講到後來。在起勁的地方。斗的站了起來。直挺着身子。時時撫他的長鬚。形狀很是尊嚴。好像教堂中牧師講道的一般。可惜他所講的。亂七八糟。毫無程序。他一會兒說。現在世界不太平。實因先王之道不行。異端邪說。橫行天下的緣故。要是有一個懂得詩書禮教的人。出而為政。殷殷事情。依着先王之道行去。不出三年。國可以王了。再將仁政。推而施之於蠻夷戎狄。不出五年。可使萬國都受教化。天下從此太平了。一會兒又批評到自由之說了。他痛罵自由。以為這個說數。為害甚於洪水猛獸。他尤其痛恨自由戀愛。發揮了洋洋數千言。講到激烈之處。努目疾視。頓足捶胸。盡發狂。獨自越講越高。

與。不容客人插嘴。天色已暗了。燈已上了。該是喫晚飯的時候了。僕人站在一旁。專等他的演講告終。兩個孫女站在屏後。也覺得腿酸起來了。心中老不自在。但他那裏覺得。仍舊嘮嘮叨叨。講個不了。

那姓徐的少年坐着聽着。汗流溼透衣衫。不住價揮扇。把那一句句周老先生自認的金玉之言。都扇到不知去向。他覺得昏沉沉似乎頭痛。又覺得自己肚中不住價作響。却只得陪着笑臉。一味隨聲附和。不知說了多少個「是」字。好容易給他找着了周老先生一個吐痰的機會。他不等他繼續開口。立刻站起身來說道。「飽聆高論。萬幸萬幸。時候不早了。就此告辭。」他一拱手往外就走。屏後兩位姑娘。急忙伸出頭來。爭向那客堂上伺候着的僕人丟眼色。那僕人立刻走向周老先生面前說道。「老

主人。晚飯早預備了。」及至周老先生要說留客的話。客人早走下階了。周老先生一頭送他出去。一頭說留他晚飯的話。知道留不住。送到門口。還請他隨時過來談談。說我們研究學問。倒沒有什麼年紀老小的界限的。

兩位姑娘見這有錢而又文雅的少年賓客上門。一肚皮說不出的起勁。當起初在屏後聽得幾句賓主應有的紋話。非常滿意。不料自己祖父談得太出神了。生生把客人趕走。一天忙着預備的菜肴。不得其用。他倆眼看祖父送客人出去。知道客人不會第二次上門來了。不由各自懷着一團不易發洩的怒氣。走回房去。悄悄地把剛換的新衣脫換。

姊姊咬牙頓足。低聲很很罵道。「老厭物！」妹妹在隔房聽得。也忍不住了。表示同情。照樣罵道。「老厭物！」





## 不堪回首

文 炎

凌菁英在少年時代也是個愛國學生。眼見國事陵夷。軍閥弄權。便有以身許國的思想。他想這般賣國的不知是何心肝。故處了違反民意。要是我菁英有朝一日能登政治舞臺。定要將一般賣國健將重的槍斃。輕的免職。教外國人看了。也曉得中國還有人在呢。他這樣想着。彷彿已經做了責任內閣。又已經把中國失地一處一處的收回。國民歡呼之聲震耳。一覺驚醒。才曉得是幻然一夢。但是菁英這時學冠同儕。每逢在羣衆運動時登臺演說。痛快淋漓。議論風生。因此不但他自負不凡。就是別人也說菁英的確是個有希望的青年。

菁英家非豐富。在電科畢業之後。便向官廳請款赴美留學。那時官廳正怕菁英無事可作。又鼓吹風潮。搖動他們的位置。聽見他願意出洋。極端贊成。馬上撥了一筆官費。送菁英向美利堅而去。

三年之後。菁英畢業歸來。他一路使預定回國以後的方針。他想第一步先做個工程師。第二步自己創辦一個工廠。他抱着無窮希望。一直回到故鄉。他的父母和親友都到車站上來接他。有的和他握手。有的祝他前程遠大。回家以後。沒有好多時。又和他的情人麗君結婚。但是這樣幾個月下去。並沒有人來請他擔任職務。他想世界上斷

沒有不謀而成的事。便託了兩個朋友替他謀個工程師的位置。不料謀了四五個月。依然音訊毫無。他還不十分注意。但是一般親友已經代他着急。這個說他應該常時出去活動活動。那個說他太驕。不會聯絡。菁英起初聽了這些話。很不高興。心想有事幹沒事幹。反正都是我。何必勞別人代爲着急呢。後來又一轉念學成以後。原是要應用的。像這樣閒着。也無怪人說閒話。於是又東託人西託人。把工程師的慾望取銷。祇要屬於電汽方面稍高點的位置。都願意就。一面又上了幾個條陳給本省官廳。請補助經費。開辦個電汽廠。不料候了許久時候。別樣消息沒有。祇有某省一個學校請他做教員。每月八十元薪金。但是他一打聽。這省教育費常常被軍閥挪用。十個月就有七個月不發。更兼要拋棄他愛妻遠去。尤所不願。於是就憤憤的拒絕了不去。這樣又銷磨幾個月歲月。他的父母也常常催他謀事。暗地裏並責備他離不開老婆。豈知便是他的愛妻。也是對他明譏暗諷。說某博士不是在美國

留學歸來。現在多麼富。某總長不是也在美國畢業。現在多麼闊。怎的獨有你這樣憔悴。菁英聽了也無話可說。祇有在一邊嘆氣。覺得什麼愛情都是假的。祇有金錢是真的。有一天他的愛妻因爲向他索一根金練索。沒有達到目的。帶着哭和他吵鬧。他憤無可洩。連大衣也不穿一個人跑出來。信步走到一家影戲園。瞧戲消遣。剛剛走到包廂裏。忽然遇着在美前兩班畢業的同學林公濤也在瞧戲。久別重逢。自然隔外親熱。兩個人敘談之後。才曉得公濤已在元威將軍那裏任交際科長。目下正膺着代表使命。路過此地。到福建亨威將軍那裏接洽要公去。菁英說。你不是反對軍閥的麼。怎的現在又會替他們奔走呢。公濤聽罷笑道。話雖如此。但是你想我們留學生畢業之後。又沒有一定進身之階。掛着博士招牌。過於低微的事。又不好意思。即便就個幾十塊錢的事。不瞞你說。連給我內人零用。還不够呢。現在既承元威垂青。若不順水推舟。就此活動。恐怕永無出頭的日子了。我看你這樣高

不成。低不就。究竟不是事。也要改變改變方針才行呢。菁英將受了一肚子的气。聽了這番議論。覺得確是有經驗之言。彷彿寡婦想變節似的意思。頗為活動。便對公濤說道。我現在並不固執。不過要怎樣活動。可得而聞嗎。公濤說。祇要你肯作官。像我們有這留學生招牌。還愁沒有辦法嗎。不過此處非說話之地。等一會子一齊到旅館裏去談罷。這時臺上正演着一個小家碧玉和一個伯爵因愛情達到結婚。盛極一時。菁英想。一個貧女嫁了伯爵。便這般榮華。我的妻子家裏並不算窮。難怪他要怨嫁了我無錢使用了。正在想着。電燈已明。公濤便邀了菁英同到旅館中去暢談一切。大概求官的密訣。也於此中傳授了。沒有好多時。社會上忽然新產出來十幾個團體。什麼北海同鄉會。全國電汽建設會。工商救國會。百人攜手團。一塊一塊的招牌掛出。不曉得都當是團體發達。萬不料這十幾個團體都是凌菁英一個人包辦。不過把會長幹事的名子更動更動罷了。這些團體成立以後。今天加入這

個聯席會議。明天加入那個聯席會議。菁英的名子從此就漸漸的叫得響了。於是自然而然的。就有人願出贊助的。菁英精神奮發。絕不像以前那樣消極。以為時機已到。便由公濤的路子去見元威將軍。又由元威將軍介紹去見本省的貞威將軍。一見之後。先灌米湯。後吹法螺。說將軍如有需用之處。願為效力。很巧這時候該省忽然發生逐驅貞將軍運動。他便向將軍效毛遂自薦。說現在有十幾個團體。菁英可以疏通。祇要一個通電拍出。保管風潮立息。將軍將信將疑。囑他且去試辦。自然菁英馬到功成。不到一天。他包辦的十幾個團體就一個聯名通電拍出。替將軍大幫其忙。一時是非不明。果然反對將軍風潮就漸漸冷將下去。將軍從此便大賞識菁英。連向政府保他才堪大用。一面位置他幾個重要職務。不久這將軍做了五省鎮撫使。便推菁英組閣。菁英學的是電學。政治本是外行。況且既是軍閥保薦。當然要聽軍人的命令。於是也就漸漸的賣起國來了。

有一次菁英要將半壁島抵押某國借款，引起全國一致的反抗。近在北京的學生就個個拿了白旗子到國務院前示威。嚇的菁英面無人色。當時心慌意亂，便命衛兵開了幾槍。擊傷幾個學生。才暫時解了圍。便有幾個衛兵官長爲邀功起見，把受傷學生的旗幟，拿給菁英看。當中有「一面旗」寫着很道勁的「血染軍閥」四個大字。四週還點綴着許多血點。不料菁英見了這面旗子，立刻眼睛發黑。

兩脚一撐，一交倒在地上。原來這四個字正是他當年母校愛國運動時得意之筆。因這四個字，曾被軍警槍斃了幾個親愛的同學。現在陡觸前事，彷彿那幾個死的同學一個個變作厲鬼站在他面前，指着他說道：你當日不是我們作愛國運動的同志麼？你怎的現在又來殺作愛國運動的學生了。

## 紫硯殘瀋

智軒

### 文人意氣

文人學士，往往因所見不合，結怨至於終身。晉江藩與洪亮吉均爲清代碩儒。亮吉著北江詩話，譏江家貧而學不能進。江藩譏漢學師承記，時洪已死，猶力詆洪之學疏。是可謂結怨至於終身者。然洪書在前，江書在後，洪不詆江，江未必詆洪，是曲仍在洪也。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楹聯叢話

叢話  
六册  
二元二角

福州梁中丞章鉅所著楹聯叢話及續話久已風行海內。其價值無待贅言。本館特爲重加校勘。照式精印。以餉讀者。其三話爲中丞晚年所著。四話乃其哲嗣敬叔所著。豐瞻雅潔。後先媲美。亟爲印行。以公同好。

## 楹聯三話

三話  
二册  
四角

## 巧對續錄

二册  
四角

此書亦爲梁敬叔所編。向未梓行。綴聯既富。對偶亦奇妙不測。因章鉅中丞先有巧對錄之輯。故此名續錄。

## 蘇桐集聯彙刻

二册  
二角

是書爲楊蘇父先生遺著之一。內集石鼓文爲聯得三百五十則。集南北史得六百六十餘則。無一不妙造自然。別開生面。爲楹聯之大觀。本館精裝印行。以供文學家之珍賞。臨池家之參證。

#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乎？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二) 精選上等貢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絹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並不加價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 空針

【中卷續編】

南海馮六

法國莫荔士勒伯朗著

## 第四章

國慶節前一夕。煩熱薰蒸。著者慵懶。無意夜游。坐廊前藤榻。戶牖洞開。瀏覽報紙自遣。寓僮一僕。適乞假外出。院空無人。孤燈伴影。爲境絕幽。時距梅棲古觀法吏傷人案。已六星期。報章猶廣載其事。蓋自伊德受刺消息傳出後。巴黎人士。大爲震動。以伊德英俊多才智。竟於中途爲賊所踣。事發之初。羣衆爭訪費磊爾。採取真像。六星期以來。街談巷議。聚論紛紜。幾無一人。無一日。不道亞森羅頻與伊德事。以爲談助。好事者。如刑事專家。新聞記者。小說撰述人。退職或在位之偵探。以及崇拜福爾摩斯。勒高克之

倫。競採撫事蹟。各抒意見。著爲論文。勳讀者觀聽。累月以來。層出不窮。而大都歸宗於伊德所述。其最玄祕不可思議。爲一般人士所急欲知原委者。則爲法吏所奪自伊德之碎紙。豈其真爲案事玄祕之鑰耶。亞森羅頻瀕死。竄入墓窟。卒莫逃於死。其地。其事。既一一爲伊德所發覆。則亞森羅頻已死之訊。殆已十人九信其說。名醫夜走。德喇忒於傷者詳情。雖諱莫如深。然自墓窟發見腐屍後。對於親信。亦漸吐實。謂彼夕診視傷者。實在一墓窟之內。延醫之人。亦曾聲言傷者卽亞森羅頻。證以費磊爾檢察得屍身衫領。著有賀德立姓氏符號。則亞森羅頻化名賀德立。隱居巴黎。伊德所言無訛。是亞森羅頻死於墓窟。有此多證。

已確切不移矣。至於蕊夢踪跡。以海濱浮屍。載有臂鐲者。證之亦無異議。事主盜賊。先後失蹤。及今一一發見屍骸。則所謂怪案。已顯然結束。毋勞更探。但羣衆心理。先入伊德之言。深信斯案未必即此告終。顧所未終者何。與夫未知之祕何屬。則又莫或能言其理。惟以信任伊德之故。伊德謂案未結束。遂信其未終焉爾。伊德之言。非必無因。玄祕之論。既爲所得。明詭發覆。舍其人誰屬。不虞中道爲賊所乘。其人而死。緊誰能壓衆望者。消息初傳。聞者變色。良有以也。以羣衆屬望之殷。荻鴉泊醫者舉動。遂爲社會觀瞻所繫。診單所載。一一刊登報紙。聞吉則喜。聞危則憂。幾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見伊德得人之深也。官人遷伊德入院受療之初。厥創甚劇。勢且垂殆。聞者憂之。竭諸名醫智力。歷時數日。乃有轉幾。猶未敢必其可瘳。聞者已欣然。如釋重負。迨聞不久當瘳。則不禁歡忻欲狂矣。官人更電召伊德之父。蒞院照料。以悅病者。謝伯爵女公子。每夕赴院。躬親看護之職。衆益喜慰。咸盼伊德早日痊可。竟被

刺前未盡之言。本研究所知。以告官人。時人大都深信伊德瘳後。必能將繫獄之哈靈登。在逃之裴度。分別證實。置之於法。或且謂甘聶瑪之失蹤。福爾摩斯之被擄。亦必賴伊德爲之解釋者。人言靡雜。莫衷一是。至於甘聶瑪之所失蹤。初無痕跡可尋。所可知者。神降臨節。Lo dimanche de la Pentecote 甘聶瑪終宵未歸。六星期來。音訊杳然。甘聶瑪失蹤之翌日。下午四鐘。福爾摩斯將駕輕車 (cab) 過倫敦市。以赴車站。首途來法。比其登車。猝有二人超乘。出其不備。挾持之。策馬如飛而逝。目擊個事者。不一其人。顧突如其來。翻然而逝。爲時至暫。當事莫省其所以然。及後欲追。其去已遠。嗣此一無所聞。凡此種種。俱衆所欲知。而尤以碎紙所具玄祕爲最。個紙拾自廢苑。紙面除二三角形而外。惟數碼與小黑點。莫從索解。官人所不屑經意者。乃伊德得之。僅尋釋有「空針」二字。遽爲賊黨操刃奪去。苟其無關緊要。賊徒何事冒大不韙。唯是空針二字。意究何屬。豈伊德少年。好作奇想。幻此謎語。自

欺欺人。抑或個中實隱神祕。羅頻伎倆。胥可於此求之。以上所言。均六星期以來。報章所論載。纏縈著者腦海。無時或釋者。是夕所刊。尤足動我心目。文曰。

本報幸獲伊德先生許諾。准於今夕。將先生對於梅棲案事所得詳情。舉示記者。自當轉載。明日日本欄。以快先睹。梅棲案事。倣奇。世所共駭。而伊德先生有言。蔑不洞窳抉微。讀者欲明黑幕真像。諒不乏人。應請拭目以待。謹此預白。

報端以巨墨刊伊德姓氏。至爲明顯。著者方細玩辭義。忽聞耳畔有人語曰。是兒真可人。乃有膽宣稱。能舉難知之祕。君意云何。著者獨居無侶。驟聞語聲發之身側。驚起駭顧。則見有人。安坐榻前一椅。神宇泰然。若素相識。細察其人。固素昧生平者也。益用惶愕。亟舉眸四望。冀攬有武器自衛。顧其人殊無惡意。貌莊而溫。髮褐而長。濃眉。美鬚髯。服御樸素無華。似英倫牧師。著者叩曰。爾爲誰。其人不應。著者慍見曰。爾何如人。詣此何事。又何以入於我室。其

人莞爾曰。君不我識耶。曰否。其人哂曰。君何善忘。奚有故人自遠道來。乃觀面若不相識然者。君友縱多。而怪者僅一。豈……著者不待其言之舉。搖其臂。擬逐之去。曰。誕哉。

爾豈其人。妄言奚益爾事。去休。勿溷乃公。其人嘖嘖曰。君何由知我非其人。我非其人而誰。著者聆此語調。如有所觸。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聲所素聞。而人則非是。不禁駭異。曰。否。汝非其人。其人曰。君謂我非其人。得毋以其人已死。死者不復能來耶。著者駭愕。不知所對。其人益復狂笑。曰。吾豈易死者。身經百難。履險如夷。蕊夢雛娃。詎能以槍彈殞我耶。懷斯念者。多見其不知我耳。著者惘惘然曰。信乎。君耶。胡我相逢。莫不相識。其人怡顏曰。老友且不我識。噫。復識我。化裝之神。敢以自詡。言下愉愉如也。著者聆言觀色。辨其語聲。誠所素聞。而炯炯雙眸。威棱殊衆。匪可假借。然則其人固其人也。著者嗚嗚曰。君。君。羅頻耶。其人拊掌。離席曰。然哉。荔士。今識我矣。羅頻隱顯無常。出沒唯意所可。墓窟幽闈。頃已厭居。願於光天化日之下。一舒積

鬱。芸芸衆生。試看誰奈我何。著者喜笑曰。羅頻不見期年。狂奴故態猶爾耶。健旺倍疇昔。大可喜也。羅頻曰。止。往事成塵。奚事重提。著者曰。距今纔一年耳。胡旬羅頻亟曰。十年矣。世上一載。羅頻十年。羅頻歲月。十倍衆生也。著者置弗予辯。易辭詰曰。君何由入。羅頻曰。誰能入不由戶。古有明訓。吾亦猶人。自門進耳。書室闕無一人。因來廊下。著者曰。門鍵。君何自得鎖鑰以拔關。羅頻曰。入云則入。出云則出。唯吾意可。吾生未嘗見有門也。君識我多年。當已慣見。奚此是問。今夕有事於君寓。是以來耳。著者曰。謹如命。舉寓室以畀君。吾其行也。羅頻曰。止。喧賓奪主。吾所弗爲。我事毋庸避君。君何去爲。佇佳客兮良夜。樂何如之。著者曰。與誰有約。臨此晤敘。羅頻曰。然。其人行且至矣。探衣囊。出時計檢視。曰。刻已十鐘。吾絨荷達者。其人當不後時。豈：言猶未竟。門鈴驟響。羅頻曰。何如。句止。句勿重勞君。吾自往啓關。安步而前。著者歸坐。默念其行突兀。來者緊誦。羅頻有生。未嘗爲一平易無奇之事。今夕又何事者。而吾

廁身其中。何所適從。……思未已。履聲窸窣。羅頻導一少年。緩步以入於書室。少年修擢似鶴。面灰黝。有病容。二人先後行。肅穆無語。若羈嚴霜在面。羅頻既入。反手撥電炬。機括。室陡大明。華光璀璨。羅頻面少年作虎視。少年報以怒目。慄然不可犯。以狀卜之。兩人殆有夙怨。各欲踏敵而甘心。少年爲誰。其貌似曾於報紙所載銅版像中一見。著者方默憶其姓氏。羅頻面著者言曰。老友。句必樂見伊德先生也。面伊德曰。猥以小簡。勞君撥兀。遠道龍臨。感荷無似。意彼記者。刻方遲君報社。望君如歲也。伊德對曰。我來初不爲君。胡爲謝我。來簡有言。關涉老友。是吾所未敢後時至。羅頻笑應曰。語及尊甫。要君必來耳。君強項無畏。表度警告再三。都不置意。知君非可以生死恐嚇者。以君性孝。尊人有事。必能冒死以相從也。爰取藉以邀請。伊德毅然曰。今來矣。何以教我。著者款二人就坐。羅頻慨切陳辭曰。少年不納我謝意。願勿復拒我一致歉忱。伊德曰。曷云乎歎。羅頻曰。表度羸率。幾誤傷君。歉莫大焉。伊德曰。此君

行事。亦殊出我意外。操刃相要挾。羅頻之徒。素所不爲。而彼……羅頻亟對曰。表度蓋一雛兒。投誠未久。吾人委任以事。冀其有益吾黨。不虞魯莽至是。失察之咎。深用愧怍。伊德曰。其人亦可用材。何言失察。羅頻曰。其人非必蠢呆。吾黨委渠。專事諷察先生行止。詎料竟爾熱中妄進。致操刀攘奪。敗我黨規。吾固不欲其傷君毫髮也。伊德曰。微傷何勞齒及。羅頻曰。負疚在躬。如何不言。頃已從嚴懲表度矣。唯吾有言。願君垂聽。微表度傷君。君不擇言。安逞機智。則所遭禍。不僅刃傷。以吾黨徒。憾君次骨。伊德曰。或其不免於步廿聶瑪。福爾摩斯後塵乎。羅頻莞爾曰。然。世人縱違非常之禍。曾不足一動吾心。緣人各各有應得也。惟表度無端傷君。實歎吾衷。今夕見君。顏容灰黯。益用疚慚。伊德曰。厚意可感。吾固信君非殘暴之流。二人互相謙遜。絮絮談已往之事。著者侍坐其間。茫然莫測其所以。猶憶曩者。羅頻遇福爾摩斯於咖啡店。著者亦與坐其間。目擊兩雄斷門。各不相容。二人期有一死。於心乃快。較之今日。彬

彬禮讓。奚啻霄壤。羅頻橫行社會多年。未嘗遇敵。戲廿聶瑪福爾摩斯之倫。如弄嬰兒。吾初未聞有一字半句之謙讓。今禮伊德。如見大賓。細察其情。不類揶揄。且似故作莊容。而憶憶兀艱。隱露眉宇。伊德恂恂如婦人孺子。惟詞鋒銳利。未嘗示弱。其安詳之態。羅頻亦爲納罕。不獨我以爲異也。兩人深夜臨此。必有所談判。乃相見至今。絮語多浮泛之詞。又胡爲者。豈羅頻故邀伊德來。面謝表度魯莽之罪耶。二人所處境地。其勢不能兩立。而絮語寒暄。如舊雨相逢。世有讎人相見。其舉動奇詭。有類於此者乎。著者於二人言際。作此遐思。渠輩絮語。未嘗間斷也。已而門鈴又響。羅頻往應。俄爾。手電信一通歸。坐曰。願二君恕我。言次。剖絨展閱。怡然變色。神采煥發。若酒徒病渴已久。驟獲佳釀。一蘇積鬱。陡覺萬象春回也。羅頻疊摺電紙。以拳插案。曰。我今有言。願君垂聽。伊德領之。羅頻曰。茲且揭開面具。勿更委蛇。吾夙仇君。君所深悉。願我於君。了無私怨。無怨何事相讎。因邀君詣此。商取諒解之策。伊德訝曰。謀諒解

乎。羅頻曰然。諒解之爲言。初非無因。羅頻橫行天下。未嘗遭敵。今不惜自貶退。而與少年謀諒解。誠有生以來第一遭。然亦僅此一遭。自信此後。當不再有人諒解之事。苟今宵而無結果者。決弗輕出此門。伊德以爲奇突。微笑應曰。君言出我意表。吾來初不計君遠有此言。雖然。君何怒爲。悻悻之容。令人無懼。寧款接賓客之道。君謂於我爲仇。我何仇於君者。豈以處境不相謀合。未能逕行其是。遽武斷以爲相仇乎。羅頻聆言。似不能復耐。然猶強自鎮抑。曰。少年聽之。今非粉飾詞藻。執塵以事清談之時。且論事。勿徒鴛空言。以負時機。掬誠相告。羅頻問世以來。所向無敵。人謂羅頻戲福爾摩斯甘聶瑪如弄嬰兒。此言匪謬。吾初未嘗遇敵如少年者。以現狀觀之。設有言亞森羅頻爲少年。伊德所敗。亦所弗辯。以吾有所設施。俱爲少年一一發覆。吾所玄之又玄者。少年盡情宜洩於衆。瞭如示諸掌上。吾仇少年以此。少年實吾進步之一大障礙。無事不掣吾肘。吾何能容少年者……伊德昂首悍然曰。不容奈何。羅

頻曰。惟謀和可以兩解。自今以後。各行其是。爾毋我犯。我毋爾謀。少年非官中人。胡爲自尋煩惱。伊德曰。衡君之意。殆欲吾歸讀我書。而委君橫霸禍人以自逞……羅頻怒曰。歸讀與否。無涉我事。儘爲爾所欲爲。但勿我犯。伊德曰。我何能犯君。羅頻把伊德臂。力撼之曰。君自知之。又何問焉。我有極關緊要之祕件。爲君所得。我無權阻君研求其詳。但願君勿以所知。宣之於衆。此又何損於君者。伊德曰。何以識我。必知其詳。羅頻曰。君近日行止。爲我詎察無遺。何事之不知。以君之慧。昕夕以思。終必有得。彼日非斐度以刃刺君者。或已盡情宜洩矣。曩者猶冀君繁懷尊人之安危。中懾而止。不虞君竟慨諾彼報。以今夕往告。是吾所畏人知之祕密。不崇朝而盡人皆知矣。伊德曰然。羅頻立而言曰。勿以君所欲言。載諸報端。伊德一躍而起。抗聲曰。必載諸報。兩人虎視而立。毋或少却。著者於旁觀之。頗訝伊德之爲人。以恂恂然婦人孺子之身。且在病後。乃有膽與趕趕孔武著名劇賊抗。寧復有幸。乃竟悍然。一無顧恤。羅

類雄邁慍悍之風。似且爲減。異矣。俄聞羅頻叩曰。已示諸乎。伊德曰。未也。羅頻曰。然則行將刊載之文。至今猶在君手。將攜以與諸乎。伊德曰。吾非笨伯。胡爲攜取在身。予人以攫奪之機。羅頻曰。今何在。伊德笑曰。嚴封密緘。寄存一社員處。預約今宵吾或以事阻。夜半不臨報社者。渠有權啓封緘。上之主筆付刊。羅頻怒叫曰。鼠子狡哉。乃能計及不測。言下。恚怒異常。伊德嬉笑。故爲言調之。如弄檻獅。羅頻噴叱曰。止。句豎子。句我何如人。而敢我抗。咄。汝乃有膽笑乎。伊德不應。已而羅頻厲色語伊德曰。汝立赴報社。伊德曰否。羅頻曰。立往銷毀彼緘文字。伊德曰否。羅頻曰。往見主筆。伊德曰否。羅頻曰。往告主筆。謂汝省察所言有誤。伊德曰否。羅頻曰。汝更撰他文。論世衆今所視爲真實者。以堅衆信。而易去此文。伊德毅然曰否。羅頻怒。取書案上鐵鎖紙。曾不費力。碎折爲二。若以洩忿。面目猙獰可畏。冷汗被額。反掌拭焉。計無所出。良以有生以來。爲所欲爲。從無逆意之事。伊德孺子。乃竟爾強項。凡所與言。概予否決。

羅頻雖怒。亦無如之何。著者竊怪。羅頻縱非殘暴之倫。然亦非易相與者。何以對伊德抗命。一再容忍。索解無從。更見羅頻撫伊德肩。溫婉而言曰。願孺子循吾所詔。一一爲之。仍言於衆。謂羅頻已死無訛。雖疑其未死。今已省察所疑非確。孺子必言吾死。以吾今茲不欲人知吾尚生存。孺子苟不吾從。……伊德哂曰。不從奈何。羅頻曰。汝父或不免步武甘聶瑪。福爾摩斯。爲吾黨。……伊德微笑。羅頻曰。笑無益也。其答吾詞。伊德曰。方命殊疚衷懷。惟吾有言。既許之矣。何敢敗我信約。羅頻曰。遵吾所囑以告。其誰異焉。伊德叱曰。響詞吾所素恥。凡吾有言。必真必實。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焉能語僞以欺衆。人生宜誠信正直。此豈爾曹所能識者。翌日報端。必載我所欲言。世衆必知羅頻未死而實生。且必知羅頻生存而顧人深信渠已死之故。抑吾父亦決不至步甘聶瑪福爾摩斯後塵。爲汝曹擄刼以去。言下怡然。似哂羅頻假言恐嚇之無稽者。羅頻不遑對。緘默移時。兩人凝視又久之。著者見狀。知已及狹巷

短兵相接之候。雙方各走極端。若冰炭之不相容。和解之說。談何容易。羅頻怒極無辭。但曰。今夕丑中。不見吾阻止之令者。吾黨必劫汝父挾與甘福二人同處。伊德笑應曰。爾計縱奸。莫余毒也。吾豈笨伯。不預防汝。而任老父隻身還寓。委汝劫擄耶。言既狂嘯。世人之敢當羅頻狂嘯者。據著者所知。伊德固第一人也。伊德又曰。羅頻。汝亦可人。惟病在自信過堅。不無失算之處。須知強中更有強中手。汝所能者。人亦能之。豈世人盡不汝若耶。我一少年學生耳。未必遠弱於汝。天地之大。強似我者。尙不知幾千百也。汝詎敢以唯余獨智自尊乎。伊德言此。雙手插衣袋之內。驟墮室中。侃侃而談。旁若無人。直令驀傲一生。目空天下之亞森羅頻。幾有置身無地之勢。詞鋒銛利。銳不可當。月來所受刺傷之苦。數語報之而有餘矣。伊德又曰。羅頻聽之。吾父今茲不在沙佛雅。而在法蘭西之邊鄙。有友二十餘衆。爲我保護老父。無或少離身側。以迄爾我戰事告終。爾欲知其詳者。則亦不妨告汝。老人今在謝埔 Cher-

兵工局內。門禁森嚴。及夕固鑄局。非箇中人。毋得越雷池寸步。爾黨但能於黑夜行鬼魅伎倆。尙茲能飛渡關隘乎。語既斜睨羅頻。羅頻木立。張目久之。容忍不聲。若覓間撲伊德。碎屍以洩憤然者。聆此解顏。似欲失聲而笑。伊德見狀。調之曰。先生不以我言爲可乎。羅頻取案面電信。授伊德曰。孺子讀此。伊德異焉。啓封展閱一過。惘然曰。何事示我以此。殊昧昧也。羅頻曰。豈其然乎。縱無解於電文。豈一字之不識。試更讀之。電文首載發電局名。非謝埔乎。汝本慧人。胡不解此。矧全文亦殊明顯。又何難解之有。文曰。

貨已取得。夥伴攜去。候示至明朝八鐘。一切妥善。

孺子真不解耶。貨字何指。明是假詞。以代「伊德先生之父」數字焉。爾然則汝父安居兵工局內。守以二十餘衆。非箇中人不得近渠者。亦竟爲吾黨擄得。汝復云何。孺子識之。羅頻黨徒。不識所謂森嚴門禁。更無所謂不能入之關隘。伊德聆言。雖力自鎮靜。惟唇吻不期微動。齒震指顫。

劇有感於中。半晌無言。忽失聲曰。父乎。淚不期和聲而下。良以其人縱極英毅。惟閱世未深而年少。天性所關。遂不自持矣。羅頻微哂。取冠欲出。及門而止。安步歸就伊德。撫肩語之曰。失望而啜泣。婦女之事。非丈夫所宜。凡事不欲與人爭雄。則已有爭不能無敗。敗而灰心。一蹶不起矣。我非必欲苦孺子。而勢不得不佔上風。致有此着。逆來順受。古有明訓。且覘汝何以自解爾。夫爭。必於敗中取勝。死裏求生。始克致最後之勝利。孺子勗哉。悲泣徒滋笑耳。語至和婉。不類乘人於危。調侃取樂者。已而又曰。孺子於我無隱。吾亦知之。自汝力謀敗我計畫。凡有設施。一一爲汝發覆。吾未嘗不心儀汝之爲人。汝既具此智慧。願汝復起而與吾鬪。吾爲斯言。非藐視汝無能爲。而自誇大。以調侃汝也。非自尋煩惱。樹敵爭雄以自逞也。非故意壓倒天下人。而後自快也。勢在所必爭。而人必不吾舍。吾志在必得。而人必力禁吾進取。吾何爲不爭。爭必鉤心鬥角。而智慧乃進。今世舍智慧。又奚以圖存耶。孺子識之。「空針」之秘。

汝發其端。而未必能得其詳。苟昕夕以求。雖未必終於無得。畢竟輸我一着。及今知此秘。而能竭智研求者。惟我與孺子耳。羅頻有生不事無益。而於斯舉。用心尤專。以知所關者鉅矣。孺子盡心力以抗我。我誓必於敗中以圖存。是孺子所以禍我者。適爲我福。我必於孺子所以敗我者。求底於成。我自信過深。誠如孺子語。佈算不無失着處。然得子攻隙卻竅。我所防。且以救失。而謀益盡善。微孺子。吾或不易速於期成。是吾所以願孺子更起而與我角也。憾我以勢。不無傷孺子之處。是用疚心耳。伊德昂首無言。如不之聞。羅頻滔滔之辭。弗審曾否入聽。緘默久之。忽詰羅頻曰。設我如汝所詔。不以汝生而非死之情。宜之於衆。汝能立誓。我父決必得釋。復其自由乎。羅頻曰。能。吾黨剗偕若父。寄寓鄰省。靜候我命。設翌日七時。報章所載汝言。能如我意旨者。吾立發電。令釋若父。伊德曰。諾。一躍而起。攫冠在手。面著者及羅頻。略一領首。匆匆而出。羅頻目逆而送之曰。傷哉孺子。亦竟爲勢屈服矣。其明日。八鐘。著者

曉夢初醒。立遣僕外出購取報紙。去約半句鐘。始得一紙。還據言多處派報所。咸售賣一空云。著者亟展報閱覽。果見巨墨。刊載伊德言論。其文曰。

梅棲怪案

伊德曰。關心梅棲怪案者。以爲我對於本案研求較詳。所獲獨多。咸願我將研求所及。勘驗所經。之事。之一。細述。俾好事而專心。壹志於偵探事業者。研究之資。惟人生智慧各殊。處事步驟。亦因以迥異。甚至我以為。是。人以爲非。或以爲非。人反持以爲是。案未大白之前。是非莫定。則言之亦徒惱人意。矧事變無常。縱極聰俊之士。未必能一往直前。銳進無已。而不遇阻力者。時得時失。果一一論及。不其言不勝言乎。此文所論。吾假定以爲案事真象。雖有一二點。未經確切證明之先。讀者或不免有疑於我言。唯我深信此紙所論。即無明證。而其情其事。必真必確。一水之來源既遠。則溯流探源者。未獲真源之初。凡支流匯合之區。逆流而上。何莫非

探源之路。夫水必有源。求得與否。端在探者。吾不欲效世之輕薄者。每於案破之後。鋪張揚厲。故盛其辭。儼若智珠在握。億則屢中。無毫髮爽者。以自神其技。茲特假定案事爲吾所測知者。如是。而冀他日案破時。一或符我言。凡事各有其理。據理以求。無不可得。奸人逞其智巧。故設局以愚人。猝然臨之。自是高深莫測。但事而有成。縱極玄幻。決必有所經緯。以相維繫。一得其情。批卻導竅。百紛迎刃解矣。梅棲之案。吾見殊衆。獨持賊傷未死。匿古觀一隅之說。難着以賊傷且殆。何能飛隱。縱得幽居僻陬。苟無藥餌以療其創。飲食以濟其乏。何能苟延生命。此說是也。吾從而力求其解。茲以我意。另闢蹊徑。爲讀者談案事。抒我想像。幻爲事實。留付後日印證。願讀者憶取吾言弗忘。案發之初。爲四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四鐘。羅頻攜黨徒入謝伯爵寓邸。盜取古畫。黨人先後挾畫去。羅頻以達法之役。未及行。爲二少女所見。故示從容。覓閭闔遁。不虞恣夢中之以槍也。飲彈

而踣。力疾欲起。苦不自支。又仆。匍伏蛇行。以向經堂。蓋先此竊掠經堂石刻時。發見墓窟。危頓之中。冀投入暫避。行且及矣。身後步履蹇然。蕊夢擊槍來矣。當此危機一髮之間。羅頻乃有急智。立以達法之死。伯爵所手戕。於己無與各節。愬之蕊夢。復從而哀焉。與子之仁。婦女所獨賦。少年閨秀。心尤慈柔。蕊夢信羅頻之言。以爲可憫。繫而付諸有司。是重傷也。意良不忍。羅頻徒手無所劫。爲己所創。血濡濡透衣衫。點滴地面。皆伊所目擊而心動者。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焉。乃循羅頻之請。裂帕裹創。扶之詣經堂。故畫廊之端。一出穹門。不復有些子血漬者。此也。羅頻復授以夙昔備有之鎖鑰。啓經堂之門。納之。反手閉關。往覓二僕。其時維多守苑北小門。亞培立露臺瞭望。穹門之外。莫或能望見之也。既見維多。亞培從至。蕊夢僞爲覓賊弗得者。故偕二僕。四向搜尋。賊創而踣。瞬忽不見。又誰疑蕊夢所縱之哉。其時。苟有人過經堂細察者。羅頻重傷之餘。未必能一入經堂。立即掀

起近門之石塊。下地梯。以入於墓窟。則席地喘息之際。不難爲人發見。無如其時。天方破曉。無人覺察。而蕊夢復導二僕。事無益之搜尋。羅頻固有餘暇。從容不迫。爲所欲爲。檢拭堂內。不存一絲痕跡。益以官人鹵莽。檢驗多疏。經堂啓視時。入者至衆。履痕雜遝。更沒影跡。可資搜討矣。假令其時。蕊夢不爲羅頻之言所動。引槍懾止其人。詔亞培維多。縛繫其人。羅頻縱狡。何計能脫。以事主而祖賊。縱賊行者。又飲之以彈之人。事之奇譎。莫斯爲甚已。繼是而后。蕊夢縱欲無黨於賊。勢所弗能。初意詎料一念之微。助賊出險。賊乃藉此以爲要挾。既負祖賊之嫌。賊有所邀請。罔敢弗從。慮賊誣攀。百口莫辯也。而自蕊夢爲羅頻所屈伏后。實予賊黨以莫大援助。蓋蕊夢慧而能事。且係事主而手戕賊會者。隱中祖賊。誰其疑之。是以官人盤詰。逸賊容貌。蕊夢庭對。與紆覆所述兩歧。以惑觀聽。吾從而測知購帽馬夫。必伊乘賊會。意旨所化裝。移花接木。盜去真贓。苟其不然。則羅頻負

傷未出。餘賊已挾古晝遁去。更誰飛入謝第。而知羅頰失帽。亟購以潛易乎。由此觀之。棄車鴉葛深林。詣聖尼哥拉鎮。拍發電信者。伊也。置「主人而死。傷之。傷之。女子決無幸。」之警詞。於與人外。披以佈疑陣者。伊也。賊智至巧。蓋於此當留世人此後深信羅頰真死之地步。又豈常人所輕易測知者乎。不寧唯是。當費磊爾詰我之際。茲夢粹言於官。僞言案發前一日。曾見我徘徊第外林徑。若有所圖。使官人疑我。其計尤狡且毒。非僅令我不能盡所欲言。我且以之爲官人拘禁。任渠輩爲所欲爲。莫之或阻也。是故羅頰負傷。幽居墓窟。得以不死者。皆茲夢飲之。食之。且從而爲之料量創傷。凡百藥餌。取給於鄔鎮藥房。謂余不信。試往該藥房一查。彼數十日間。茲夢不絕購取外科應用藥品。有底賬可資考證。然則羅頰受傷不死。疇飲食之之疑問。不待煩言而解矣。獲強有力而世衆所不能疑之內應。豈羅頰始願所及哉。吾向主羅頰未死之說。世衆大都疑我誕妄。然羅頰

及今固未死也。不僅羅頰未死。卽茲夢亦曷嘗爲賊所戕乎。世衆所以信羅頰已死者。以墓窟有腐骸在。更以海面浮屍。臂有茲夢常載之金鐲。而信伊已遭害。但兩事咸有可疑。墓窟之屍。墜石壓顛。糜爛莫辨面目。海面漂流之屍。面目亦浮腫莫識。衆不及察。而遽信二屍卽羅頰與茲夢。不亦謬乎。方吾鋤掘碉室石地之際。用力非猛。及穴成而下地窟。費磊爾發見腐骸。有巨石壓屍顛。以爲鑿地時碎石下墜所致。吾初亦信其說。但觀石巨可疑。而適壓死顛。尤爲巧絕。出窟遐思。鋤地用力非猛。碎石之塊。何至若彼其巨。而况不偏不倚。適毀屍顛。若隱隱中有故意爲之者。吾遂以疑遺骸未必羅頰之屍。已而又聞荻鴉泊有女屍漂流。說者以金鐲之故。信爲茲夢遺體。初吾讀報。憶有野鴛鴦雙雙情死於安非牧一則。死者美洲人。異鄉男女。死後雙屍忽然不見云云。若有所觸。急赴安非牧訪問。則情死一說非誣。唯屍身不見之說。經屍親首官更正。謂遺體實已殮埋云。吾

聞而恍然。知所謂屍親者。羅頻之徒也。故爲此說。以息人疑。而遷兩屍。一以入墓窟。移巨石壓顛。一以投諸海。加金鐲於臂。世衆以爲證據確實。深信不疑。羅頻之計售矣。吾意羅頻飲彈踣仆之初。頗欲假死以掩飾一時。而遂其剽竊伎倆。惟其人能預料世不無人或發其覆。荷入墓窟。不見有屍。其謀立敗。因有借屍之舉。至所以刳去蕊夢。固以之實「主人而死傷之之女子決無幸」之言。令世人信其已死。而黨人殺蕊夢以報。吾則以爲未必盡然。按蕊夢所以不繫羅頻付之有司之心理。蓋信其人無罪。槍傷之。已自覺過甚。以不忍人之心。遂有網開一面之舉。且羅頻義盜之名。夙昔飲聞。今以不世之雄。伏地哀鳴。一念及其人無辜。恕而釋之之心。油然而生。蕊夢奇女子也。旣欲釋之。自不欲人得而繫之。故凡可以免人所以繫之者。不恤從賊所詔而行。飲之。食之。且理其傷。及賊將瘳。其責已盡。不復欲更與週旋。以重己累。然而蕊夢之美。讀吾此文者。必猶憶及。蓋伊爲

賊刳去日。巴黎各大報紙。咸刊有伊人玉容。羅頻亦血性漢子。幽居墓窟數十日之久。日餐秀色。心焉藏之。念伊看護之慇懃。自不免變感恩之忱而發生戀愛。顧蕊夢殊無戀愛其人之心。形跡且以羅頻病體漸瘳而日疏。羅頻恚怒。乃懷惡念。旋於六月六日。遣黨人刳之以去。爲消滅形跡而免追究計。自不得不有以令人信伊遭賊毒手。故留血迹於林徑。泊夫野鴛鴦情死之事發見。乃利用女屍。加鐲於臂。投之水流。其孰能疑之。雖然世衆豈遂無人能見及此乎。羅頻心目中。覺世間能疑之者厥惟三人。因於同日遣人分投刳甘聶瑪。擄福爾摩斯。而刺伊德。去此三人。世莫余毒已。統觀前後。羅頻之所以能欺罔世人者。不唯其人才智獨巧。且亦有適逢其會之事。若造化故以玉成之然者。梅棲怪案。及此已屬明顯。唯有不可解者。羅頻曷爲必欲奪去「空針」之碎紙。此其中有不可語人之祕密在耶。紙雖奪去。而紙面怪文。固已深深印我腦膜。伊德不死。此紙之祕。終

有發覺之一日。寸息尙存。斯志不懈。以上所論。胥吾對於梅棲怪案臆測之詞。願讀者於案破日。取吾此文。以爲印證。或可免誕妄之譏乎。

著者讀竟。深佩伊德之才。抽蕉剝繭。心細如髮。言人所未及思。獲人所不可測。而一一述來。皆有證左。昨日之夕。嘗一度爲羅頻所脅迫。似有代守秘密之允意。乃竟罄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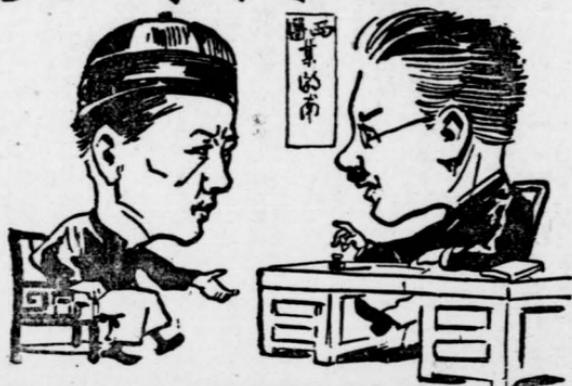
隱。剛毅不撓。良足多也。不宜之祕。莫測之隱。而一一有以發其覆。疇昔緘默者。矧世衆爭重其人。盼其言論。析疑解惑。爲日已久。伊德又何能不言。其文既刊。傳誦一時。同日午報。更載伊德之父被刦事。伊德亦於是日三鐘。接有謝埔來電報告。其父確已被擄。伊德大駭。

(未完)

## 特別啟事

空針上卷。登在本刊二卷一三期中。中卷下卷。續稿來遲。本社稿件又甚擁擠。排印稍遲。自本期起。始得續登。抱歉之至。本篇原爲法國小說大家士勒伯郎傑作之一。情文並茂。經馮六先生。精心彙譯。讀者自有定評。無待編者多贅也。

# 宜服清導丸



## 高明之醫士必定忠告閣下

倘若大便阻滯不通為各疾致病之由欲求身體安康必先逐日大便暢適有序他如按序運動多食煮熟蔬菜食用成熱水菓等類亦係有益於大便能循序若再要靈便即服用紅色清導丸是也其潤導之功出自天然服後無肚腹絞痛不舒之虞專治大便祕結腸胃有序能利膽汁凡肝火上升疾病頭痛口氣穢濁面現紅瘰皮膚瘡癬等患均可療治且免痔症痛苦並無他藥能駕乎其上矣廣東信宜雙山大坑坑甘景周先生來示云弟年來守制家居心中憂悶多以小說消遣故睡眠失時致起大便祕結之病日久復增頭痛頭暈目眩等患苦不堪言素仰貴局之紅色清導丸有清潤大腸之功即於夏間試服紅色清導丸數粒大便即通數服之後諸病若失三瓶未罄各症全消誠係清導丸之良劑也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三元郵票通用原班回件



清導丸能保身體康壯

# 美術家之良伴

## 金石

- 西清續鑑 四十二冊 三元
- 甸齋臧石記 十二冊 三元
- 寧壽鑑古 三十二冊 三元
- 邃齋集古錄 海月箋精印二十八冊 三十元
- 附木箱 方式 一元二角
- 張叔未寫 集古款識 一元
- 清鑑閣 齊東武劉氏款識 一元
- 陳簠齋尺牘 十二冊 十元

## 中國名勝

- 一黃山
- 二普陀山
- 三西湖
- 四避暑山莊
- 五秦山
- 六衡山
- 七孔山
- 八虞山
- 九雁蕩山
- 十天台山
- 十一恆山
- 十二五台山
- 十三西盤山
- 十四大房山
- 十五華山
- 十六武夷山
- 十七天目山

## 書畫

### 名人書畫

- 已出二十三集
- 中國紙 第十九集 一元
- 第二十二集 一元
- 第二十三集 一元
- 餘均每集 一元
- 外國紙 每集 一元
- 石渠寶笈 運史紙精印五十冊 三元
- 名人書畫扇面集 珂羅版印九集每集一元
- 名人 執扇摺扇 已出百餘種 價目自一角八分至二元九角八分

右列各種名勝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

右列各種均係本館精印先民文物華國山川可供觀摩可資鑑賞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演。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為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下。

<b>第一集</b>		<b>第二集</b>		<b>第三集</b>		<b>第四集</b>	
忠傳	樓墨客揮犀	復齋日記	識小錄	消夏類記摘鈔	蓬窗類記	山樵暇語	黃尊素說略
一冊	二冊	二冊	四冊	三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b>第五集</b>		<b>第六集</b>		<b>第七集</b>		<b>第八集</b>	
華夷譯語	匡山集	趙氏家法筆記	北湖集	敬業堂集補遺	明紀事本末補編	存復齋集	扶風縣石刻記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合一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b>第九集</b>		<b>第十集</b>		<b>第十一集</b>		<b>第十二集</b>	
道錄錄	凡上語枕上語	八復齋樓集	山房集	涇林續記	西溪叢語	鼓樓稿	書經補遺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b>第十三集</b>		<b>第十四集</b>		<b>第十五集</b>		<b>第十六集</b>	
道錄錄	漢泉漫稿	所安遺稿	進早書目	蕭詒集	金函集	南翁夢錄	機園神史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b>第十七集</b>		<b>第十八集</b>		<b>第十九集</b>		<b>第二十集</b>	
道錄錄	漢泉漫稿	所安遺稿	進早書目	蕭詒集	金函集	南翁夢錄	機園神史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紙張	第一集	第二集至第十集	每集
連史	三元	二元	半
毛邊	二元半	二元	半

已出十集  
每集八冊  
餘俟續出

印 精 樓 芬 涵

# 說 小 人 宋

宋人所著多  
 短篇或事  
 文字間或  
 攷證實淺  
 亦詳以史  
 顯足增涵  
 長見聞向  
 養文思精  
 來單行購  
 本不難易  
 取涵易購  
 收藏此類  
 小說均為  
 舊精舊鈔  
 茲擇尤本  
 印精校付  
 勸諸本間  
 有異同特  
 詳註於原  
 文之下不  
 輕更改現  
 如出版者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邵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氏	南	渚	水	田	下
		集	志	筆	門	錄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紀	紀	談	閒
史	記	車	林	記	川	徐	志	語	志	筆	後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王	王	若	蘇	蘇	略	茲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得	鈺	水	軾	軾	志	茲	明	密	衰	游	博	溫	溫	蓮	馬	陽	名
臣	鈺	水	軾	軾	蘇	茲	清	四	衰	二	三	二	二	二	光	修	二
四	三	二	二	二	四	五	四	冊	五	冊	冊	冊	冊	冊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冊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澠	石
麓	堅	堅	堅	蝨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漫	三	支	四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子	子	新	燕	避
鈔	志	志	種	話	羅	露	記	錄	錄	錄	錄	論	談	暑
趙	洪	洪	不	陳	大	羅	吳	陳	陳	王	馬	孔	錄	錄
彥	邁	邁	日	善	經	大	處	世	世	明	永	平	王	王
衛	邁	邁	出	二	三	經	厚	崇	崇	清	卿	仲	圖	圖
			版	六	冊	三	厚	二	二	二	卿	仲	之	之
				角	冊	冊	厚	角	角	角	卿	仲	之	之
				角	冊	冊	厚	角	角	角	卿	仲	之	之
				角	冊	冊	厚	角	角	角	卿	仲	之	之
				角	冊	冊	厚	角	角	角	卿	仲	之	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間亦酌用文言。
-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四 數若干亦請書明。
- 五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六 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七 稿地點，詳細敘明。
- 八 至稿未註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九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十 投寄者住址，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
- 十一 原稿如來稿可用，則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
- 十二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十三 (甲) 現金。
- 十四 (乙) 書券。
- 十五 (丙) 本雜誌。
- 十六 投寄時，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七 稿先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 十八 所有。若本報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十九 投寄之稿，酬本報。倘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二十 願寄之稿，請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 二十一 編譯稿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廿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漢口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郵費表	定價表		普通號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國外	
本埠	每冊一角三分半	每冊一角四分	每冊一角五分
各地	每冊二角七分	每冊二角八分	每冊三角
全年	二元二角	二元三角	二元四角
半年	一元一角	一元二角	一元三角
三個月	六角	七角	八角
一個月	二角	三角	四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